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政宣上帙六

起宣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辛亥盡五月十三日

庚午

四月二十三日辛亥童貫駐軍高陽關宣撫司揭榜示衆

榜曰幽燕一方本爲吾境一旦陷沒幾二百年比者漢蕃離心內外變亂舊主未滅改作尚在新君篡攘哀此良民重罹塗炭當司遵奉睿旨統率重兵已次近邊奉辭問罪務在救民不專殺戮爾等各宜奮身早圖

歸計有官者復還舊次有田者復業如初若能身率
豪傑別立功效卽當優與官職厚賜金帛如能以一
州一縣來歸者卽以其州縣任之如有豪傑以燕京
來獻不拘軍兵百姓雖未命官便與節度使給錢十
萬貫大宅一區惟在勉力同心背虜改作蕃歸漢永保
安樂之樂契丹諸蕃歸順亦與漢人一等已戒將士
不得殺戮一夫儻或昏迷不恭當議別有措置應契
丹自來一切橫斂悉皆除去雖大兵入界凡所須糧
草及車牛腳價並不令燕人出備仍免二年稅賦
使北錄曰政和七年童貫建北伐之議大出禁旅告
戒河北諸帥皆先事而具二月中旬前軍已發三月
上旬卜吉貫領中軍戒塗在廷無敢異議上意欲須
賀正國信使歸以司封員外郎陶悅假太常少卿爲
國信使知霸州李邈副之二月二十五日入國門適
貫導從出門與國信使副相值遂得傳旨令先至府
中議事翌日悅與邈至貫府第貫畧問使人道塗次
第遂問虜中改作遼國有寇果否悅對不聞貫云何以知
他路以此知之貫又云何以知他處無寇悅云所至
皆以物賂聽頭訪其國中事宜但云唯時與女眞爭戰

別無他寇貫云見說人多流移悅云悅所行路皆有
居人田皆耕墾所過處觀者滿道不見有流移也貫
又云已有人據易州悅云非悅所由路然每採訪不
聞此也貫詞色甚厲又云今已圍霸州朝廷已起兵
賢何不說悅云悅自雄莫來去霸甚近亦不聞此此
皆貫已曾虛妄奏陳欲遂實其說爾貫云莫是初無
聖旨賢不曾探問否悅云尋常使人不待得旨自當
探問虜改作敵中事宜同日聞奏悅又白貫云有譚襄
者欲立九大王九大王竄入深山藏逃眾人即時捕
殺譚襄以此觀之彼國人心未至離異且悅到莫州

得雄州探報云已差接伴人使大使姓耶律不得名
副使姓李泊悅過界河與接伴相見副使乃姓王接
伴使人非機密事界河至莫數十里而探報如此乖
繆若諸事如此未可輕動也貫大怒乃曰虜中改作彼國
待使人如何悅云以前使人禮數悅所不知但隨行
人皆言前後禮數如此貫即云莫是賢們得他相厚
遂不說事宜否悅云悅輩士人豈以禮數稍厚遂隱
虜改作敵情也貫見悅意終不相假不敢隱遂悉以所
問奏知翌日道君皇帝見二府具道此說云他甚有
備三省且收起文字以此推之北伐實非道君皇帝

之意貫既狂妄誤國是時在廷皆無敢拒之者聖意欲俟國信使來問而後行萬一其或可緩也而悅幸能縱橫遏其說而撤其謀即日下詔抽回已發禁軍拘收已降宣頭而北伐寢矣悅既對即錫章服由是遷吏部員外郎時中書舍人王安中行詞云持聘復命忠實可嘉當是時朝廷不敢峻其褒擢詞臣不敢指其事實則貫之氣焰可知矣士大夫雖心服之而不敢昌言故其說罕傳又五年悅不幸既死貫復理前議所以成今日之禍也以今日禍變之甚則知前日悅力排其說其爲利可勝算耶建炎末臣僚以此

止言有旨褒贈告詞曰故承議郎陶悅朕信賞必罰以勵多士彰善癉惡以風四方率由陛降之公靡有幽明之間以爾剛毅有守直諒不回頃自郎曹出將指使陳杜欽窺虜之策排王恢首禍之謀時既息於起戈忠遂昭於寤主言非耳剽事可指陳一時誤國之奸既莫逃於明罰九泉遺忠之士豈可後於顯褒疏恩閔章陞華秘殿庶以伸久鬱之公議賁不朽之餘光尚期其有知欽此茂寵可特贈秘閣修撰

五月九日丙寅少保鎮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蔡攸爲河北河東宣撫副使

北征紀實曰童貫以四月十日行而攸以五月九日
降旨十一日赦出十三日拜命攸辭免如常禮批答
云朕以童貫宣撫北道獨帥重兵其統領將佐及四
路守臣監司並其門人故舊貫以昏耄所施爲乖謬
故相與隱匿蔽不以聞致邊事機會差失爲朝廷之害
莫大於此卿朕所倚毗無出右者所以輟卿爲副實
監軍爾如軍旅之事卿何預焉只專任民事及監察
貫之所爲可只今受命攝十八日出門進發
十三日庚午陝西河東河北路宣撫使童貫奏乞應副
軍期

奏曰臣仰遵睿訓付以北事寅夕竭慮深恐不逮上
辜委寄之重臣竊惟復燕大計昨正月開女眞下中
京余覩改作伊都往雲中契丹分力枝梧女眞之際我乘
機會進兵收復殊省事力既失此便已爲後時臣奉
詔來北星夜倍道於四月二十三日到高陽關整促
行軍之備卽見河朔將兵驕惰不練陣敵軍須之用
百無一有如軍糧雖曰見在粗不堪食須旋舂簸僅
得其半又多在遠處將輸費力軍器甚闕雖於大原
大名開德支到封椿各件不足或不適用至於得地
版築之具并城戍守禦之物悉皆無備蓋河朔二百

年未嘗講兵一日倉卒責備頗難臣近聞易州軍民萬人延頸引兵改作領以獻城壘又西兵未來未敢出應致彼復疑臣雖夙夜竭力經營漸向就集然尚慮將輸及軍須守具販築之類備之稍緩更遷延旬日復失事機伏望指揮下河北漕臣中山眞定高陽關路帥臣究心辦集及催已差下將兵星夜赴本司應期驅使疾速前去如少敢稽緩有誤軍期並寘軍法各令知悉

童貫至河間府分軍雄州廣信軍爲東西路以种師道總東路兵屯白溝王稟將前軍楊惟忠將左軍种師中將右軍王坪將後軍趙明楊志將選鋒軍辛興宗總西路之衆屯范村楊可世王淵將前軍焦安節將左軍劉光國冀景將右軍曲奇王育將後軍吳子厚劉光世將選鋒軍並聽劉延慶節制

童貫次雄州議進兵

貫次雄州諸軍既集以种師道爲中軍且議進兵師道曰今日之事譬如盜入鄰舍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且師出無名事固無成發蹤之初宜有所失貫曰今日之軍事上既有成算第籍公威名以鎮服耳

第行勉旃謀之不臧不以罪也因出御筆俾不得辭
楊可世請於貫曰事起之由毫髮未嘗預一旦臨利
害若倉卒失計我輩要領固不足惜恐有不虞辱國
爲重願熟計而後行貫未語和詵在坐曰公自謂有
萬人敵膽氣絕人視堂堂之師如摧拉枯朽今日觀
之一懦夫耳燕薊之民眞若沸羹望我以蘇倘金鼓
一鳴必便比肩係頸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
公欲扇釁敗我事耶可世默然不語貫卽以詵副師
道以可世爲前軍統制下令以精銳馳往開諭招來
之意無得邀功生事又令良嗣草書令歸朝官張憲

趙忠諭渲禍福書曰月日太師領樞密院事充陝西
河東河北路宣撫使楚國公童貫謹致書秦晉國王
閣下蓋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得人心者可以立國
失人心者罔克守邦惟天人精祲相與之際乃禍福
存亡必致之理明者未形而已悟愚者患至而猶安
竊惟國王之於大遼親則叔姪也義則君臣也白水
之師播越蒙塵國王不能率兵赴難使之復位乃乘
隙以自立非篡而何此所謂逆天也西京危急亡在
朝夕國王又不能遣兵命將拯人於塗炭哀此元元
其將疇依失人之心無大於此夫逆天道失人心如

此其甚國王如是自視可能久乎則是燕薊雲朔名爲有主其實無主也國王春秋高且又無子而乃驟用餘列庶出之姪擾攘顛錯以致於此燕人何辜坐待殘滅皇帝惻然念之乃命貫領重兵百萬救燕人於水火靈旗北指漸次燕圻天地神人莫不悅喜于于而來者如水之就下沛然孰能禦之想惟國王亦已知之矣國王温恭和裕通達古今存亡之機洞然深悉善爲計者因敗以圖成轉禍以爲福如能開門迎降歸朝納土使國王世世不失王爵之封燕人亦無蹈斧鉞之患孟蜀南唐及兩浙錢王昔嘗納土並享王封襲傳至今子孫昌盛天下耳目衆所共知國王翻然入朝豈減錢王故事如其不然當議進兵國王勢蹙事窮天厭人離欲北走則無所歸欲南歸則安可得當此之際雖悔何追況大遼五路所管州城四京已爲草莽區區之燕必不能守國王平日以仁愛爲心若能知昔人存亡之機全燕薊一方之命其餘陰德與世無窮若國王遲疑猶豫不斷竊恐子密（廟謀）竊發於便室嚴莊遽起於帳中國王之識兼人亦豈不能慮此乎若是則國王左右前後之人皆敵國也母蹈前車取笑後世貫與國王幸有一面之契不敢

不以誠告惟審思而熟計之勿爲庸人所誤亮此悃誠速希示報不宣

宣撫司募馬擴（御名）入燕招諭

茆齋自敘曰宣撫司使張憲（寶）等持書入燕燕王得書執二人斬之知遊說不行於是募某借閤門宣贊舍人以往臨行以三事白童貫一乞戒將士勿使求取珍寶遞相獻遺用嚴軍律二請勿妄殺降人用安燕人之心三願審量事勢乘機舉用勿以使人爲念唐儉小義古人所行某一介之微得盡忠節苟利於國死無所惜時皆偉之士卒願偕行者一十五人五月十八日晚過白溝食時至虜（改作遼）界新城縣差到契丹漢兒官一員引伴須臾有父老數百人塡擁驛外詢使人何處來僕遂出榜讀之衆皆驚愕有漢兒劉宗吉者自後竊出相謂云使人今夕當宿涿州宗吉涿州人也見隸白溝軍中願得敕榜副本攜示諸人他日南師入境願先開門以獻今夕復當密至驛中遂攜二副本往晚抵涿州入小使驛祇接如國信禮夜久忽劉宗吉自壁衣下出云今燕京諸處皆無軍馬止是四軍大王有部曲二三百餘騎曾歷戰陣（四軍大王者奚人蕭幹小字夔離不常統軍契丹渤海奚漢四軍故號四軍大王○注夔離不改作古爾班刪統軍）

軍字其餘有馬軍六七百皆富豪兒郎不識戰鬬今白溝北岸下寨結草人相閒夜飲晝睡馬亦散放若南軍乘夜刼之但聞軍聲必自潰走宗吉欲以此事往見童宣撫少立功績恐南軍不察見害若得一文信庶得必達僕籌慮久之乃作一書上童貫且以貫所贈新履一隻爲信使宗吉去明日燕京差到漢兒官前指揮使姚璠樞密承旨蕭褒都管乙信改作伊遜來伴食因請所持書榜云兩府官欲借看僕云宣撫司令

見九大王親納不敢先以示人辭難久之眾持榜去既暮諸人親來云書榜中語言大段狂悖多是指斥不通商量安敢進呈今復納回僕笑而取之謂諸人曰貴朝不度德量力不審天時人事此何等時而較此閒事耶蕭褒曰南朝禮義之國今不顧盟好輒先舉兵兵貴有名不知兵戈緣何至此僕答曰朝廷命將出師使人不能盡知但畧聞北朝興兵累年並不相報天祚皇帝播遷不發赴難之師乃篡立於燕京鄰國義均兄弟今來問天祚皇帝車駕所在又聞已削降爲湘陰王事出非常興師問罪訪尋邊主存亡

舉合禮經何謂無名夔云國不可一日無主本朝緣
天祚失道奔竄宗社顛危臣民推戴冊立今上事與
貴朝殊無干涉何至問罪況自古有之唐明皇奔蜀
肅宗卽位於靈武但期中興豈不與此事體一同南
朝宜念鄰國久和之義假借兵力共除大難今乃乘
釁攘奪民土豈所望於大國哉僕曰明皇幸蜀太子
監國旣卽位乃冊明皇爲太上皇禍亂旣定迎還明
皇肅宗親步控馬此則君臣父子之道盡矣貴朝初
非委託自立又貶削湘陰之號何可少望古人況假
師求救當在志誠包胥泣秦孔明趨吳皆竭誠意則

鄰國當不相應耶貴朝泥於矯飾未常行
朝雖有哀救之心無所施設今大兵壓境止在旦夕
禍福存亡貴朝君臣自裁可也諸人唯唯而退次夕
云門下侍郎李處溫自外來未見書榜再借觀之次
早姚璠來云已議定來日欲令宣贊朝見若對上且
委曲庶易酬答迫暮數人者復集互發言云南朝徒
誇兵眾不思天理不順人情無門心昨日种師道發楊
可世一軍過白溝本朝小小迎擊南朝望塵退走若
非借自來和好已直入雄州矣既一面遣使又一面
進兵御容易退走是何顏面自此已往如何可休兼

宣贊受劉宗吉之約其人已陳首卽探懷取所付書
履作色云宣贊卻如何歸得僕徐答曰某之此來非
尋常禮貌之使每切畏謹唯恐爲兩國生事今次乃
招納使人劉宗吉獻誠款安得不受大軍之來初得
朝旨不許殺戮一人昨日必是立旗招安爲貴朝軍
馬襲取萬一宣司申取朝廷降一討蕩指揮少俟西
軍畢集恐非燕民之福蕭夔愕然曰南朝遣宣贊來
作死閒耶不謂南朝棄士大夫之命如草芥也僕答
曰某之此來本以一己之命易全燕之命悟則同生
不悟則同死也又豈以徒歸爲志且兵家用閒最爲
下策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或用閒以成功或用閒以
傾敗或彼强我弱或彼我勢均固有用閒以離析其
勢者如目今貴朝事勢兵力自視南朝十分有一否
百分有一否千萬分中有一否若非念舊自來鄰國契
好卽分兵數道整陣齊入不識貴朝何以禦之何在
使人矯陳禍福爲死閒耶蘭等唯唯而去曰少閒析
津府自有行遣（析津府在燕京如京師之有開封府）僕因相送且笑謂
之曰某此奉待行遣只不可錯了一旦使燕人盡成
血肉則甚幸自是館伴者凡三日不至二十六日晚
忽蕭奥張覺押賜路錦綺衣襖并從人銀絹等物來

云來日發宣贊回程僕辭以未見九大王及未得回書不敢受贐奧云李門下傳聖旨有故事支賜請留李門下者處溫也初欲面議稱藩因白溝之衄遂已差秘書王介儒都官王仲孫齎回書同往雄州宣撫司

封氏編年曰馬擴見燕王王俾譯者責馬云兩朝講好百有餘年忽爾踰盟以兵臨境曾不畏天自古違誓國祚不長馬答如見姚璠等說及上敕與檄書呈燕王令姚璠讀訖付門下省令聽敕既至庭中具香案拜褥夔云請舍人朝拜馬云適已見畢何云朝拜是何禮也夔云舍人無怒於是有張畫二軸一云大

宋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孝元皇帝一云大宋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孝明皇帝馬既見帝銜知是眞宗仁宗御容卽朝拜捻香禮畢眞宗御容者至和初北朝紹聖初令使先齎畫像來且言兩國交歡未嘗識面因請御容朝延許之遂給使回仁宗御容者嘉祐二年秋七月北朝遣使求上御容以爲後世子孫之誇議者慮有厭勝之術上曰朕待虜甚厚必無是理遣御史中丞張昇送之虜主具儀服迎謁見御容驚再拜退而謂左右曰中國之主天日之表神異如此眞聖人也我若生在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捧蓋爲一都虞候而已其畏服如此所有帝銜求得中國謚號遂塗金字書於像傍○注虜改作彼虜主改作遼主刪見御容至退而八字中國之主四字我若至如此二十六字於字夔令譯者讀兩朝誓書曰維景德元年十二月七日章聖皇帝謹致書於弟大遼

皇帝闕下有云共遵成約虔守歡盟以風土之宜助
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一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更不差
使臣專任北朝令三司差人般取雄州交割沿邊州
軍各守邊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
此無令停匿至於隴畝稼穡南北勿縱繹騷所見兩
朝城池並各依舊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不得創
築城隍開掘河道誓書之外各無所求必務協心庶
同悠久自此保安黎庶鎮守封陲質於天地神祇告
於宗廟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
昭天鑒其當殛之北朝紹聖皇帝答書云孤雖不才

敢遵此約謹當告於天地誓之子孫有渝此盟神明
是殛嗚呼此盟可改後世何述云云又讀仁宗皇帝
誓書曰竊以兩朝修睦三祀於茲邊鄙用甯干戈是
偃近懷先誓炳若日星今緜禩已深敦好如故關南
十縣本朝傳守已久愧難依從別納金繒之儀用代
賦斂之物每年增絹一十萬匹銀一十萬兩併前銀
絹般至雄州所管白溝交割兩界塘淀除已前開畎
者並依舊外自今已後各不得添展其見在隄堰水
口逐時決洩壅塞量兵夫之便修壘疏導外非時霖
潦大段漲溢並不在關報之限兩地作過逃走諸色

人並依先朝誓書外更不得似日前停留容縱恭惟
皇帝聖威靈在天顧茲纂承各當遵奉共存大體無介
小嫌且夫守約爲信善鄰爲義二者闕一罔以守國
皇天厚地實聞此言其明文藏之宗廟副在有司依
景德年中兩朝誓書顧惟不德必敦盟好苟或貪言
有如前誓專奉書咨聞不宣讀訖藥請馬上廳荼罷
謂馬曰舍人適聞兩朝誓書豈不懷於心乎南朝君
臣忍違此約馬曰前日已嘗面聞諸公朝廷雖知有
此盟所以起兵者只爲燕王擅行廢立兄弟之情固
宜問罪所舉豈無名也藥曰舍人之言雖稍有理然
終違誓約請公就館燕王召李處温等看南朝皇帝
敕榜事當如何蓋天錫知天祚尚在大金方熾大宋
興兵意欲歸順未敢形言故云南朝敕榜事當如何
然而處温素與趙良嗣善在天祚時二人知其國祚
將危共議欲歸南朝遂爲莫逆友密於北極廟捻香
懾酒爲誓後知良嗣南奔朝廷命以直閣待遇禮厚
亦欲南奔値天祚奔竄乃建立燕王爲天錫皇帝既
有推戴之功遂已其約至是知童貫大兵壓境猶豫
未決天錫既問亦未敢令天錫南歸懼眾不協從奏
云此乃軍國大事臣雖太尉位長百僚不敢以管見

自處卽容與大臣共議此事甚大更在陛下睿知獨
斷令臣等參議天錫恐天祚復來又畏大金乃召李
處温等面議云朕以眇躬荷祖宗之靈獲承大位本
與卿等求保宗廟女眞人騎復據西京未聞歸國今
者大宋重兵臨境與大金夾攻朕觀人事天時不敢
當寶位欲稱藩南朝與卿等同保血屬未審如何言
畢嗚咽流涕處温亦爲之下淚於是議遣使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六 辛酉七月十九日 癸酉六月初二日校于香山無量殿

三朝北盟會編卷六校勘記

以司封員外郎陶悅假太常少卿爲國使知霸州李邈副之（此係小注誤作正文）此皆貫已曾虛妄奏陳欲遂實其說爾（此係小注誤作正文）陳杜欽窺虜之策（杜欽一作婁敬）貫以昏耄所施爲乖謬（以應作已爲字衍）令歸朝官張寶（寶誤作憲）惟天人精神相與之際（神誤作祕）使張寶等持書入燕（寶誤作憲）訪尋遼主存亡（遼誤作遼）不思天理不順人情師無鬬心脫情字師字若非惜自來和好（惜誤作借）小注（初北朝昭聖誤作紹聖）所見兩朝城池（朝一作遼）開掘河道（掘一作拓）北朝昭聖皇帝（昭誤作紹）

政宣上帙

起宣和四年五月十八日乙亥盡六月三日庚寅

十八日乙亥河東河北路宣撫副使蔡攸進發

北征紀實曰攸行蔡京以詩寄之曰老慣人間不解愁封書寄與淚横流百年信誓當深念三伏修塗好少休日送旌旗如昨夢身非帷幄若爲籌緇衣堂下清風滿早早歸來醉一甌達上聽讀之徐曰好改作六月王師好少休也

吳曾漫錄曰自古姦人周身之術非不至然而禍患

之來卒出於非意所及者何也蓋惡逆既積則天地
鬼神不容其謀徒巧也宣和四年金人攻大遼遣王
緯來乞師宰相王將明主其議以童貫爲宣撫使蔡
居安副之蔡元長作詩送其行有曰百年信誓宜堅
守六月行師合早歸元長之爲是詩也蓋欲爲他日
敗事張本耳殊不知政和中元長首建平燕之議招
納燕人李良嗣以爲謀主又欲以妖人王仔息服錦
袍鐵幘爲大將軍計議已定會仔息抵罪伏誅遂止
將明所爲乃推行元長之意世可盡欺乎元長始以
紹述兩字劫持上下擅權久之知公議不可以久鬱

也宣和間始令其子約之招致習元祐學者是以楊
中立洪玉父諸人皆官於中都又使其門下客著西
清詩話以載蘇黃語亦欲爲他日張本耳終之禍起
朔方竟以不免豈前所謂其謀徒巧耶

北征紀實曰是歲夏四月十五日童貫始以河北河
東燕山諸路宣撫使出師是日白虹貫日人人駭異
貫出門而牙旗竿折至五月十八日伯氏再出師有少
保節度使宣撫副使二認旗從於後次日爲執旗兵
逃去而二認旗遂皆失之識者以爲不祥又出師後
夏五月戊寅己卯庚辰連數夕有大流星若盂椀自

紫微文昌閃出不一或犯天河河鼓等越天漢牛女斗
閃亦不一所皆南向而奔曳光如匹練每夕自初夜
動數十流至夜半方漸疏至是十餘夕猶或南流不
已其占懼如西晉象實令人憂疑然太史皆屏不奏
又方用兵雄州地震已而雄州之正寢忽元武見龜大
如錢朱蛇僅若筯每行必相逐二帥拜之藏以銀合
置於城北樓眞武廟明日啟合視之龜蛇皆死矣
燕王遣使王子班耶律大石改作達實林牙充西南路都統以
牛欄監軍蕭遏魯改作赫嚕副之領奚契丹騎二千屯涿州
新城縣

馬擴原注之說燕人也僅脫身而歸然燕王亦懷懼既議
遣使隨以兵屯新城圖克
金國遣徒姑坦烏歇改作坦烏頁高慶裔充通問使持書
來議軍事
先是金人緣朝廷遣昜魯改作赫嚕等歸不遣使疑吾有
謀故未嘗先報軍期遣其弟故論改作古倫相國刪此二字勃
極烈改作貝勒及小國王等軍破中京取雲中退屯於白
水泊阿骨打改作固達親領兵數萬來會又聞童貫舉
三路大兵屯邊阿骨打改作固達與羣酋改作臣議以不
報軍期其曲在彼深恐朝廷徑取燕地便入界守關

不得歲幣遂遣徒姑坦烏歇改作圖克坦烏頁高慶裔充通
議使乘船至登州來朝且自臨軍乘機措畫
金人國書五月日大金皇帝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
因旋使傳繼附音函會當命伐之時未報剋期之約
方將併取爰審前由來書云漢地等事並如初議俟
聞舉兵到西京的期以憑夾攻不言西京就便計度
以此遣兵征討及留送使船上等候見勝捷卽令拘
回次得行營都統報狀初到中京委諭款降不爲依
應卽日攻破外興中府左右小可州城亦相因效尤
以爲難已示威本(末)奉弔伐若便攻拔慮益傷民候收
遼國欲將何往遂乃直抵山西就擒昏主無何潛覺
脫身逃遁只獲行宮並女二名文武臣僚續往西京
應朔蔚及西南路招討司一帶諸州縣鎮部族軍戍
悉皆歎附後有西京德州兩處相次背叛累行招誘
竟不自新軍令旣陳無由可逭右(又)遇興中府左右合
聚兵衆約餘五萬縱徒逆戰殺俘殆盡後知契丹昏
主竄於沙漠分兵追捕次其餘處所並已歸降夏臺
亦遣人使來議通好韃靼願輸歲貢繼久稱藩燕京
一處留守國王耶律淳僭號稱尊懇誠告和未審便
行攻伐或別有朝旨卽日敵國新收義當存撫願爲

親幸以快輿情由是親臨安慰懷睦鄰邦前書已差
太傅童貫領兵相應雖未報期緣兵馬已到代北邊
陲慮昏主逃入貴界曾牒代州幸無容納諒已必知
而又不爲夾攻及無照會致使難見自來計議事理
的實今據前後往復因由意或如何冀示端的盛炎
在候順迓天休今差孛堇烏歇改作貝勒烏頁高慶裔等充
通議使副及管押蘇壽吉家屬前去有少禮物具諸
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五月二十六日癸未种師道裨將楊可世爲大石改作達實
林牙掩敗於蘭溝甸

師道裨將楊可世間燕人久欲內附若王師入境必
簞食壺漿以迎乃將輕騎數千直欲取之至蘭溝甸
爲大石改作達實林牙所掩大敗而還滄益師三萬餘人
渡白溝挑我軍我軍遇之又北初貫至高陽召知雄
州和詵詢利害詵深言師出無名今宣撫司既至勢
不可已乞且案兵觀釁仍戒嚴帥臣毋得妄行引惹
張皇生事貫乃降旗榜稱奉聖旨王者之師有征無
戰弔民伐罪出於不得已而爲之如敢殺一人一騎
並從軍法又造白心旗欲給向化之人命詵兼統制
副种師道

二十九日种師道進兵白溝爲大石改作達實林牙蕭幹掩擊不戰而還

師道兵至白溝營幕初定或報曰河北有警師道節制諸軍如貫素約指揮諸將曰燕吾民也苟王師力能接納自來歸附但堅壁爲備必有內變切不可殺一人爾等爲我約兵卒遵依聖旨及宣撫司約束諸將既行楊可世卽遣驍將趙明持黃榜旗往付之比明改作賊敵已對壘矣明據橋陳其禍福或有欲榜幟者亟致與之大石改作達實林牙看訖毀徹罵曰無多言有死而已語未竟矢石如雨我軍不爲備又拘節制馳以報師道曰兵刃既接安能束手就死戰將有功諸將又曰若不血刃使和詵坐受其賞則我輩何故而來可世勒所部將士臨河分遣趙明麾衆擊賊改作敵契丹隔水揚旗指揮驍騎卒隨指而西可世謂諸將曰下流必有可涉處須分兵據之會師道遣涇原將趙德來援遂呼曰急前德未及往賊改作敵已渡水馳驚德老將識利病亟避之可世大呼罵曰匹夫安得輒北何以報國恩卽捨河橋親往戰焉賊改作敵分左胥右翼圍之趙明兵孤亦摧敗可世中鐵蒺藜箭及膏血流滿靴怒髮裂眦轉臂以捍口銜韁墮兩齒胸腹

中流矢亦手殺數十人得免是夜契丹有奔突意屬四邊路將列聲金鼓賊改作敵愒愒三字疑我出兵遂不得前漸曉方覺卽引衆而來我軍堅壁不能逞而還翼日西路辛興宗駐軍范村賊改作敵將蕭幹登孤山張葢據胡改作行牀以覘我軍須臾引去良久賊改作敵兵來戰前軍王將淵劉光遠翟進降將趙詡各勒所部兵接戰賊改作敵大奮力圍諸將於山下淵中鎗幾墮馬勝敗未決興宗遣中部將楊可世援之又親出軍門以上將節鉞督戰賊改作敵遂退和詵勸師道斬前軍統制楊可世號令諸部以明宣撫司出旗榜本意師道以可世貫之愛將詵謂此何異穰苴之斬莊賈不惟可以懲戒後且使虜改作遼人知朝廷無意用兵師道竟不從兵革自此始矣

三十日丁亥燕王遣秘書郎王介儒都官員外郎王仲孫齎書同馬擴名來雄州宣撫司先是童貫遣張憲趙忠齎書遺燕王燕王斬之又令趙詡差使臣譚九殿直等數人說易州土豪史成令起兵獻易州史成送燕京亦斬之宣撫司知游說不行遂遣种師道進兵壓境問罪募馬以往馬有膽氣口辯抗論不屈燕王懼遂遣王介儒來

六月三日庚寅种師道回軍雄州再爲掩擊童貫劾奏師道責官致仕

种師道既知辛興宗兵亦挫心頗猶豫又受宣撫司牒令與諸將議乃請詵可世等共議云宣司令師道與諸公共議可即回歸諸帥皆謂非得西師兵力不濟聞辛興宗西路兵亦挫契丹若未易圖不若回兵雄州乞暫休兵再議去就和詵以爲彼此初無戰意惟可世擅過界討殺致兵結不解今虜（改作敵）才對壘而我遽歸自示以弱如彼乘機襲逐事且不測師道令詵作議狀稟宣撫使司初朝廷從附會之詞謂一

舉可以下燕望不及此而師道興宗皆表以賊（改作敵）勢大撓貫命兩道皆解嚴令至可世謂師道曰賊（改作敵）兵方陸梁未可以指屈今知我有還意無功而歸氣沮疲乏必襲吾後曛晚發輜重半夜進軍使銳兵爲殿比賊（改作敵）覺我已歸矣師道不聽明旦聲金鼓班師賊（改作敵）知用輕騎尾擊我至古城鏖戰五軍亂師道幾不免甫達雄州賊（改作敵）兵大至宣撫下令止軍不得入城中外號呼門不能閉可世與壻馬彥傳大將楊惟忠（邀截）戰於城下貫遣辛企宗永宗領勝捷兵援之時天黑暗北風大雨震雹如拳椀我軍不能

相視自午至申風雨愈急師道遽呼馬與監軍崔詩聯騎而奔契丹遽以敗盟詬我追至古城南我師望南而潰虜人（改作敵師）亦遽北自雄州之南莫州之北塘泊之閒及雄州之西保州眞定一帶死尸相枕藉不可勝計先是既以招撫爲名貫下令中軍不許妄殺人及虜（改作敵）騎犯我師皆不敢施放矢石聽其殺戮故雖諸將亦憤然於是貫以契丹尚盛未可圖奏劾种師道天姿好殺臨陣肩輿助賊爲謀以沮聖意和詵不從節制乞行軍法侯益詷探不實妄請興師詔种師道押赴樞密院責授右衛將軍致仕和詵亳州團練副使筠州安置侯益知濠州

种師道責官謝表曰領奉告命責臣右衛將軍致仕者總戎失律誤國宜誅厚恩寬垂盡之年薄責屈黜幽之典孤根以託危涕自零（中謝）伏念臣西海名家南山舊族讀智囊之遺策知黃石之奇書妄冒功名以傳門戶荏苒星霜之五紀始終文武之兩途緩帶輕裘自愧以儒而爲將高牙大纛人驚投老以得侯屬興六月之師仰奉萬全之算眾謂燕然之可勒共知頡利之就擒而臣智昧乘時才非應變筋力疲於衰殘之後聰明耗於昏瞀之餘頓成不武之資乃有

罔功之責何止敗乎國事蓋有玷於祖風深念平生
大負今日豈意至仁之度不加已耄之刑俾上節麾
亟歸田里乾坤施大螻蟻命輕茲蓋伏遇皇帝陛下
睿知有臨神武不殺得駕馭英雄之要道制服夷狄
之大方察臣臨敵失機不出求全之過計念臣守邊
積歲尚收可錄之微勞許免竄投獲安閒散臣敢不
拊赤心而自誓擢白髮以數愆煙閣圖形既已乖於
素望灞陵射獵將遂畢於餘生

康隨跋曰宣和壬寅歲四月十一日保靜公自涇原
帥被旨差充河北河東陝西路宣撫司都統制從本

司之河北招納北人蓋從河北沿路宣司申請也宣
司時已離都下公上章乞過闕日面對未上達間有
旨促公便道趨本司公到高陽見宣撫使童貫極言
其不可其略曰前議某皆不敢與聞今此招納事安
可輕舉童公曰已得聖訓不得擅殺北人王師過界
河即簞食壺漿來迎特藉公威名以治眾耳廟議已
定安可改易乃大書聖訓於黃旗植立軍中以誓師
且督公行前五月二十二日前軍過界河已有北人迎
敵既不敢與之交兵姑避其銳而已統制官楊可世
與麾下將佐數人士卒被傷者甚多遂引軍回復界河

之南濱河駐兵北人無日不來侵軼我軍一日隔河問我師出之名公遣屬官康隨以河北安撫申北人申陳乞事以答之乃曰安得此言箭發如雨以射我眾公翼日乃遣康隨詣宣撫司告以北人之語且稟進退之命移兵暫回以候取旨六月三日黎明軍回北人追襲直抵城下屬大風雨兵士自相蹂踐棄擲兵仗滿郊至晚宣撫司令營寨於雄州城外公坐失機會罷兵南歸相繼邸報有此謝表公關陝名賢之後筮仕五十年間提兵所向何戰不克何城不下而此役初不與謀中則強委任之又兵之節制皆不得專考其行事罪有所歸矣因傳錄於瓦橋州署之西齋他日關中親舊閒或有見問者當以示之繹味表詞可以見公之本末云是年八月十四日康隨記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癸酉六月初十日校於靜宜園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終 辛酉七月十九日校讀於香寺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校勘記

又欲以妖人王仔息服綿袍鐵幘（綿誤作錦）宣和閒始令

其子繼之（繼誤作約）是日白虹貫日人人駭異甚（甚字衍）

或犯天河河鼓等（天河一作天津）及無照會至始難見自來

計議事理的實（至誤作致始誤作使）渡白溝挑我軍（挑應作迎）且

案兵觀釁（案應作按）比明至賊已對壘矣（脫至字）可世中

鐵蒺藜箭及骨（骨誤作膏）先是童貫遣張寶趙忠齎書遺

燕王（實誤作憲）我軍不能相視（相視一作視敵）明旦聲金鼓班

師賊知之脫之字）侯益詗探不實（詗誤作詷）孤根有託（有誤

以作）讀智囊之遺策（智一作卓）妄意功名（意誤作盲）而臣智

昧乘時才非應變智一作晉宣司應作宣撫司餘同遂勒軍復回勒誤作卻因附錄於瓦橋州署之西齋附誤作傳

政宣上帙八

起宣和四年六月三日庚寅盡十二日己亥

宋昭上書論北界利害乞守盟誓女眞決先敗盟刪女眞至此六字

奏曰臣聞犬戎之性不可以信義結去來無定叛服不常雖成周盛世猶有玁狁之難自古禦戎未見上策漢唐以還或盛或衰乍叛乍服其禦之術率非長策皆不足爲盛世道故略而不論迄刪臣聞七十三字我有宋改作我國家寰區之內靡不歸順而景德中亦

有澶淵之役眞宗皇帝天威一震賊改作敵改作勢瓦解當是時乘勝逐北則腥羶之種改作契丹之無噍類矣眞廟聖慈深厚特以兩國生靈爲念故擯天地之量貸螻蟻之命刪貸螻至此五字啖改作許以厚利與之議和爲天下後世萬萬年安全之計故虜改作遼人謹守盟誓不敢南下而牧馬刪此三字者誠以天地之洪恩不敢忘也自宋避聖聖相承明明繼照雖睿知神武堯仁湯德足以柔懷然實亦恃此爲長城神宗皇帝熙豐之間銳意北伐選將練卒積穀理財葺城郭脩器械十九年間倉廩實府庫充貔貅之士無不一當百當是時鼓噪而前則自河以北其人皆俎上肉矣亦以河朔祖宗興王之地不忍騷動安可快一時之忿失百年之好故終莫之舉也陛下卽位以來禦戎之術實得上策虜改作遼使之來宴犒賜予恩數曲盡故懷德畏威向風慕義稽首稱藩介胄之士櫜弓偃息黔黎之民鼓腹詠歌慿觀三代以來傾心悅服至誠革面莫如今日實太平希世之盛事也比自王黼童貫力引狂生李良嗣董才之徒妄興邊事致煩宸慮遣大臣提重兵久屯塞上倉廩爲之一空官卒兵民死亡無數前所奏陳悉皆誕妄財用尚可復全死者何由更生

欺君罔上臺國害民罪不容誅臣願斷此數人頭以
謝天下不唯慰安虜改作燕人之心使明知陛下德音
無復猜忌謹守盟好庶幾奸臣賊子欺君罔聖妄興
邊事僥覬功賞者有所懲戒臣固知陛下聖慈不忍
誅戮臣下然此數人不誅則虜改作燕人之猜忌未易
可解臣願陛下勿以馭賢臣之禮馭此姦賊則不勝
幸甚臣聞虜中改作北邊頻歲不登斗米千錢雖或請和
恐非本意特出於不得已耳萬一養銳數年歲穀小
稔秋高馬肥士氣稍振復來侵擾則干戈相尋無時
而已較其利害輕重則奸臣數人之誅不足恤也又
況李良嗣董才皆北虜改作庭邊臣撰造虛語欲假中國之勢以復私讐耳實兩朝
之奸賊豈復忠義之可望哉臣竊料議者謂歲賜浩
瀚虛耋國用是不知祖宗建立權場之本意也蓋祖
宗朝賜予之費皆出於權場歲得之息取之於虜而
復以予虜中國初無毫髮損也比年以來權場之歲刪
得至此二十八字添一其字法寖壞遂耗內帑臣願遴選健吏
講究榷場利害使復如祖宗之時則歲賜之物不足
慮也或者又謂九州中國之地皆沃饒膏腴之田歲
得甚厚是曾不慮屯戍守禦之備戰鬬犒賞之費歲

幾百萬計耶貪其所得既不足以償所失而又戰鬬死亡之士橫被屠戮之民幾人也哉徒有闢國之虛名而無補國之實利或者又謂山後之民皆有思漢之心或欲歸順此尤妄誕之易見者不惟北虜（改作遼人）爲備日久山後之民往往徙居漠北又自唐末至於今數百年間子孫無慮已易數世今則盡爲蕃種（刪今字）至此六字豈復九州中國舊民哉皆由邊臣用人無術致探報者利於所得恣爲誕謾帥臣庸暗更加縱餘妄議邊事僥覬功賞或者又謂北虜（改作遼人）比年以來爲女眞所困侵城掠地橫亘千里勢已窘蹙願與女眞合從覆背攻討則撲滅之易甚於反掌是亦弗思之甚也滅一弱虜（改作國）而與強虜（改作國）爲鄰恐非中國之福徒爲女眞之利耳且北虜雖夷狄然久漸聖化粗知禮義故（刪北虜至此十五字改作遼人二字）百餘年間謹守盟誓不敢（改作）妄動者知信義之不可渝也今女眞剛狠改作勇善戰鬬茹毛飲血（刪此四字）殆非人類（改作易）敵北虜（改作遼人）以夷狄（改作全力）相攻尚不能勝儻與之鄰則將何術以禦之不過修盟誓以結鄰國之外好而已本朝與北虜（改作遼人）通好百有餘年一旦敗之女眞果能信其不可渝乎異日女眞決先（刪此字）敗盟爲中國患必矣

此理之必然事之必至雖使伊周復生不能易此議
也臣又聞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
天下其忍忘列聖在天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
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臣竊
謂凡今之人臣不負陛下採訪之意愛君憂國論奏
忠赤者間亦有之其希意承旨背公營私苟求陛下
富貴者不可勝數遂使忠赤之臣志不得伸言不見
用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扼腕憤悶犯顏逆鱗以蹈萬
死者豈得已哉誠以國之大事實係安危下情壅遏
不得上達今而不言其如後患何譬猶人之一身中

氣痞隔陽不降陰不升則百脈不調四體不充久而
不治病在膏肓雖有良醫不能愈也今疾幸在腹腠
是正宜投藥石之時也臣願爲陛下出疆說諭虜（改作遼）
人比因虜中（改作北朝）忘失虜（改作舊）主深慮擾攘之際
疆埸不戒姦人作過邊臣生事故遣近臣使之防邊
果有羣寇妄託北朝驚劫邊民雖降處分不得殺戮
止牒北界緊行捕捉竊慮尚懷疑貳妄興兵馬務在
謹守祖宗之盟無失百年之好如女眞侵削不已力
不能勝則許求援於中國報使復來厚加恩禮以釋
其疑使之外扞女眞內屏中國則陛下奠枕永無憂

於北顧百姓安業得盡力於南畝實天下萬萬年無
窮之利古人謂夷狄相攻中國之福正謂是矣（刪右人至）此十五字臣固知疏遠微賤輒以狂瞽冒犯天威難逃誅
戮然臣聞忠臣狥義志士狥名故忠義發於內則鼎
鑊忘於外愛君之心切則慮患之志深也況頑石五
色尚有補天之功愚夫千慮豈無一得之長願陛下
勿以人廢言留神聽察則撮土之微尚能增山嶽不
厭之高爝火之光尚可稗日月不照之明矣臣向任
陝州靈寶知縣日因論列陝右錢法蒙恩召對面奉
德音欲除監司旋致煩言猶叨貳郡未到任間復蒙
聖恩除臣提舉江南茶鹽事以歲課增衍又蒙特轉
一官臣每以未能仰報天地爲恨今日復覩奸賊敢
爾欺君議當竭節圖報涓埃是敢僭越輒貢芻蕘萬
一臣言可採乞不降出庶使天下皆知陛下自宸衷不
由人言足以竦動神靈激昂士類北虜（改作）遼人聞之恩
歸陛下則臣報上之心足矣儻或上誤聖聰置諸鼎
鑊亦臣之所甘也惟陛下擇而處之書奏枷項編管
連州宋昭相州人宣和四年五月童貫蔡攸等師既
行卽降旨妄議此事者必罰無赦執政廷臣皆不敢
言獨昭上此書論之書既上王黼見之大怒除名勒

停送連州編管靖康元年臣寮言宋昭書切中今日之病乞加擢用詔赴都堂審察

六日癸巳宣撫司禮待王介儒等發歸

茆齋自敘曰二十七日同王介儒來起宿涿州次見走馬者數輩皆奪到南軍刀鎗鞍馬者又有兵卒往來介儒云兩朝太平之久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今一旦見此凶危之事甯不惻愴南朝每謂燕人思漢殊不思自割屬契丹已近二百年豈無君臣父子之情僕答曰興廢殆非人力今者女眞逼燕燕人如在鼎鑊皇帝念故疆舊民不忍坐視是以興師援救若論父子之情誰本諡的父耶知有養父而不知有的父是亦不孝也刪若論至此二十七字改作耳字介儒笑而不答食時至新城介儒云四軍大王在白溝令勒留南使是夕宿外驛介儒云恐見四軍更須婉順此行危險不易至此無犯虎狼改作四軍之怒則事濟而身全僕曰四軍不能止女眞侵軼之患而於一介使人手無寸刃何之意密使人訪之昨日之戰王師北來耶爲復燕人南攻也既而云燕師乘隙攻掠僕曰留滯一日耳無

害也四軍令大石改作達實林牙來相見云南北通好百年何爲舉兵侵奪地土僕答曰朝廷緣女眞海上累遣使人獻還燕地每以温言答之不敢信從近又得其文牒具言已據山後如南朝不要燕地則渠國自取之朝廷不得不發兵救燕林牙作色云河西家謂夏國累次上表欲興兵夾攻南朝本朝每將表章封與南朝不肯見利忘義聽用閒諜貴朝纔得女眞一言即便舉兵僕答夏國雖累形改作有不遜之言然數十年間何嘗侵得南朝寸地土女眞所言實有應驗本朝不唯救應燕地亦欲自固邊隅林牙又云君爲使人何得與劉宗吉結約僕云貴朝諸公深曾理論顧僕乃招納使耳林牙云以兩國和好不欲留使人食罷可行爲傳語童貫欲和則仍舊和不欲和請出兵見陣僕歸過白溝至种師道營僕獨扣轅門有統制官楊惟忠來迎入見師道略語燕中事僕因語种曰凡軍必居高陽以利戰道今公營東西北背逼林木恐賊乘風聲而來兼白晝眺望亦費目力盡少遷之既而師道果移營介儒行問曰軍南遷何也僕紿曰此更戍耳晚抵雄州入小使驛僕見童貫幕府官屬環擁於後貫詢燕中事宜僕具以所聞於劉宗吉者對幕

屬往往頓足抵掌切齒而怒蓋諸公方以契丹爲復
盛如僕所言直易耳又當時种師道楊可世皆失利
於白溝方奏俶雄州帥和詵高陽關路帥侯益以爲
探報不實故惡僕直言燕中之虛機宜王麟者屬聲
言馬某可斬貫因麾幕屬退獨謂僕曰事尚在但勿
與諸人言僕趨出幕府諸公遮路交口誚責賈評曰
吾曹不合不預教之耳僕曰聞國家乘時復燕要在
因險固而用燕人永爲北塞藩籬方燕人離心日思
南歸而燕之精銳不滿千騎耶律淳新立而女眞已
平山後事勢逼蹙實見如此所以對太師盡言之不

曉諸公惡言此何也且僕捐親愛入不測之虜（改作地）
實以國家安危存亡所繫又肯從諸公教語不對以
實致誤軍國大事乎衆甚不樂時宣司議令种師道
退軍雄州師道力陳兵可進不可退鄰敵在邇退必
掩襲宣司遣參謀劉翰往諭之師道復不從已退果
爲燕兵所襲傷折甚衆軍既入雄州皆上城介儒望
見問之僕紿曰此陝西六路軍馬方到耳宣司委劉
翰賈訐王麟李孑奇于景李宗振等攜金玉茶具往
驛中說話賓主皆談舊好云已奏稟朝廷且欲仍舊
但未得報介儒云燕人久屬大遼各安鄉土貴朝以

兵撓之決皆死戰於兩地生靈非便仲生云諺語有之一馬不備二鞍一女不嫁二夫爲人臣豈事二主燕中壯大夫豈不念此僕答曰燕人先嫁契丹今恐復嫁女眞耳二人相顧大笑（劉仲生至此）五十七字居二日以客禮見童貫畢作報書以鐵騎送介儒等歸

蔡攸至雄州

北征紀實曰童貫敗河朔之民故謂貫反及攸至皆沿路載斗焚香或以手掬香熾之且白其事而攸本與貫表裏不能有所正也

十二日己亥宣撫司奏到詔班師

宣撫司奏到上聞之亦懼詔班師令諸將分屯

童貫作書約遼國李處溫使爲內應

馬擴（柳）既歸童貫問契丹家誰爲首台馬曰李處溫貫嗣不覺喜形於色貫召貫嗣問貫嗣對曰貫嗣舊在大遼與處溫結莫逆交後論及天祚失德事欲與貫嗣（捻）同約南奔嘗於北極廟拈香爲盟欲共圖滅契丹今貫嗣南歸北極廟中之約必不虛設若貫嗣書到必以內應貫即令貫嗣以書約之募諜者投書約馬柔吉等令結義士開門迎降拘執契丹轉禍爲福往年懾酒北極廟歸朝滅遼之言後處溫等令子爽以

帛書來答大率言伺隙密遣人速報相應之意欲俟
王師逼燕爲內應
趙良嗣與李處溫書曰竊以天厭契丹自取顛覆兵
連禍結彌歷歲時舊君未還新主孤立擾攘之餘仰
惟勞止不審邇辰台用何似伏惟眷聚上下均福頃
年台旆自中朝使還植與奭相迎於良鄉之驛舍具
道朝廷禮樂文物之盛痛憤北戎腥羶（刪痛憤至此六字改作契丹二字）殘酷（添生民字）之弊至扼腕太息既又執手於中京
景昌門外之邸中極言戎狄（改作契丹）所以將亡之狀議
既決乃使不肖先歸朝乞收復幽薊故地汨汨許時

未克厥志上方稽天之詩察時之變至於今日然後
不肖言行計從閣下聞之必已大喜自古戎狄之興
（刪此四字改作興國）未有若女眞如此之速遼東遼西已爲奄
有前年取上京今年取中京遂破雲中如摧枯拉朽
所在肝腦塗地腥聞於天山西良民所遭如此豈不
痛心疾首邪（刪所在至此二十五字）尚慮女眞（刪此二字）乘已勝之
勢下居庸之孤城爲之柰何我燕之人必引領南下
已有來蘇之望上欲拯民於水火乃遣太師楚國公
領重兵百萬將次於境上伐罪弔民霈如時雨已號
令八路將帥以至於小校毋得荼毒良民應天意順

人心擴幽薊安生聚集此其大略也如或昏迷不恭
邦有常憲燕地褊狹幅員不過數百里已患女眞之
侵疆且慮舊君之復至軍兵日益困賦役日益重此
正契丹運盡天亡之時也雖有智者何以爲謀契丹
五京已亡者四區區弱燕豈能孤立閣下與諸廟堂
大臣豈不共知耶善爲契丹之計者莫若勸誘新君
以全燕之地來獻於朝廷以安元元以保骨肉策之
上也如新君執迷及左右用事之人不明於禍福請
閣下密結豪傑拘囚首虜（刪此四字）壺漿簞食開門迎降
使閣下世享富貴長守全燕以伸前日之志策之次

也閣下父子有志於此適丁斯時千載一逢莫如今
日時哉時哉不可失也已奉敕旨如以其舊官來降
者卽以舊官處之功高者別加厚賞以次者事畢日
任便復業恐閣下欲知之毋或遷延自速傾覆禍福
逆順指日可待顒侯來報以慰我思又與李奭劉範
馬柔吉等書云頃年瀝酒於北極廟中以歸朝滅虜
（改作遼）爲誓倏忽十年未卽如願今幸朝廷遣大臣領
兵百萬將次於近境足下速集義士開門迎降如能
拘執虜囚（改作燕王）可以變禍爲福虜中（改作契丹）五京已陷
四京矣如能完我（刪此二字）全燕人以歸中國則是足下

陰德與時無窮可以坐享富貴矣勉旃勉旃人回希
來諭
處溫令李奭回書云頃自白霫拜別時接音託耳可
得聞目不得見至於讌飲談笑每思而念之奭與待
制數嘗發言滅虜改作遼爲誓近歲間內外相凌盜賊
競起雖分五路已陷四京僅有幽燕孤危將亡甚於
累卵無計解其紛難也蓋歷數之將盡相公自入樞
廷頓變白首夙夜不遑懷履薄臨深之懼東虜改作女眞
近日復有深入慮遭族誅之難不思往日之非惟念
今日之咎愚聞愼密然後事濟兵以詭道制勝大宋

未有所行先形於外若議興行深宜密速願救燕鄉
無告之民戎酋改作天錫成立全是相公與北樞蕭公李
密學處能奭等同立新分付得軍兵事與南北面同
勾當兼處分速集義士今月二日奭自狀自備三千
甲馬武勇人準備防女眞南來已準奏行近戎主改作
天錫助添招軍賜得七萬貫及有樞吏兵刑太原山甫
少卿累次於奭處有言亦有向化心待與奭耶律策
高勰馬諤等同志彭城範與韓堇山西路押軍近日
並無文解來不知存在所有文字待範來獲便奭齎
管分付到相公似有風聞此事待方便呈將來書示

北遂趙參善保台嚴謹持牀候問不具表弟守太常
少卿知隨駕翰林醫官院使兼同勾當在京軍兵李
爽上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癸酉六月十一日往翠微山訪友回投畢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八終 十月九日追暑秀峰寺校此卷

三朝北盟會編卷八校勘記
自爾聖聖相承 脫爾字
上 上誤作聖 君爲使人何得爲劉宗吉結約 下爲字誤作與 今公營東西北皆逼林木 皆誤作背 直言燕中之虛實 脫實字
厲聲言馬某可斬 厲作屬誤 復不從已退 從一作得 顆候來報 候誤作侯 若議與師深宜密速 師誤作行 同立新君 脫君字 近日幷無文辭來不知存在 辭誤作解 比遂趨參善保台嚴 比北誤作北
無不以一當百 脫以字 欺君罔

政宣上帙九

起宣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辛亥盡九月壬

日己卯

二十四日辛亥耶律淳死改作辛

燕王自馬擴之歸又聞天祚之信憂懼成疾是夜疾篤死無聞蕭幹立其妃蕭氏權主軍國事號皇太后改建福元年爲德興元年天祚聞淳死下詔曰天命至大不可以力回神器至公未聞以智取古今定論歷數難移是以聖人戒於盈窮故秦晉國王耶律淳

九族之內推爲叔父之尊百官之中未有人臣之重
趨朝不拜文印不名嘗降璽書別頒金券日隆恩禮
朕實推崇衆所共知無負於爾比因寇亂遂肆窺覦
外徒有周公之儀內實稔子帶之惡不顧大義欲償
初心任用小人謀危大寶僭稱帝號私授天官指斥
乘輿僞造符寶輕發文字肆赦改元以屠沽商賈爲
翊戴之臣以佞媚狙詐處清密之任不踰累月便至
台臺階刑獄濫冤紀綱紊亂恣縱將士剽掠州城致我
燕人陷於塗炭天方悔禍神不助姦視息偷存未及
百日一身殄滅絕嗣覆家人鬼所讎取笑天下而又

輒申遺令擅建長秋妄委婦人專行僞命其逆臣處
溫父子同恣貪婪殺戮無辜助爲不法衆心離散立
致分崩狼狽荒迷容身無地罪誠難貸令必在行假
其餘生庸示寬大據耶律淳大爲不道棄義背恩獲
戾祖宗朕不敢赦應所授官爵封號盡行削奪并妻
蕭氏亦降爲庶人仍改姓虺氏外據皇太叔并妃別
無關礙更不施行其封爵懿號一切仍舊嗚呼仰觀
天意俯狥輿情勉而行之朕亦不忍且仲尼作春秋
亂臣賊子懼後之爲臣子者可不慎歟
初燕王病卧於城南瑤池殿李奭父子與陳泌等陰

使奚契丹諸貴人出宿侍疾燕王危篤處溫託故歸私第欲閉契丹於門外然後乞王師爲聲援契丹知遂不果後永休縣進納人傅遵說隨郭藥師入燕被擒告說李處溫父子常遣易州富戶趙履仁劉耀齎文字通童貫欲挾蕭后納土大宋履仁投朝散大夫劉耀均州團練使見充宣撫司準備差使蕭后引問處溫等示其前後罪犯遂無以對處溫賜自盡子奭凌遲處斬籍其家貲得見錢七萬餘貫金銀珠玉稱之自爲宰相數月之間四方賄賂公行初處溫父子聞天祚播遷勸立燕王僭號以圖恩倖及燕王死後恐契丹亡失其所依亦遣人北通金國俟其大軍之來期以內應一南結童貫願挾蕭后納土以歸皆非至誠蓋所以宛轉欲爲身謀而至此反爲身害朝廷撫定燕山府追封處溫爲廣陽郡王子奭保靜軍節度使以本宅爲廟

北征紀實曰李處溫者遼國故相李儼之子也嘗諫天祚以國危使奉中國不納及九大王立以推立功而相之與四軍大王者對主國柄後又輔蕭后說蕭后歸朝乃密遣人通好二帥約日以燕山降及蕭后歸而二帥失信不能周旋於其間事洩處溫爲四軍

所殺而抗王師矣虜改作燕人知其國且亡而中國必欲故地也是以不戰而聽順謂中國既得所欲而彼尚可假中國之勢存其血食而已然中國之意期於必滅之而後已是以虜改作燕人後復說女眞犯改作入中原傾我根本皆以復讎也中國失之甚者尤在於是

又曰遼既無主羣臣乃卽燕山立其叔九大王耶律淳號天錫皇帝遂降封天祚爲湘陰王適乃中國犯盟不惟我師不堪戰且九大王者素得人心我又不直是以破貫如拉朽然及聞敗羣小大沮二帥議退師上意亦欲且罷將復與九大王約舊好獨王黼力主之百端激上意以成其姦因從經撫房降御筆以飭二帥曰狗性從頭殺便會走删曰狗至此九字會九大王者適病死而遼人奉其妃蕭氏號蕭后爲主故遼勢更熾於是再出師矣

七月二十六日壬午王黼再議興師

童貫蔡攸自瓦橋關莫州回河閒府忽知中山詹度奏耶律淳死燕人越境而來者皆以契丹無主願歸土朝廷爲言朝廷猶豫未決閒太宰王黼欲功高蔡京力主再興師議手詔優允於是悉諸道兵二十萬

期九月會三閣詔貫攸毋歸異議者斬於是伐燕之議成矣

八月丁亥朔檢校少傅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延慶爲都統制進兵

封氏編年曰朝廷以檢校少傅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延慶代种師道爲都統制耀州觀察使劉光世代辛興宗同州觀察使何灌爲副統制又分廣信兵駐安肅遣張思政權領賜延慶旌幢七寶金槍御袍束帶以寵其行議兩道進兵延慶復營古城光世灌駐兵廣信此時契丹以連月塞上無警留兵新城主將四

軍大王蕭幹太師大石改作達實林牙以燕王淐病先次並入燕結謀策立蕭后不暇來白溝延慶瞰亡數遣將鄭建雄李紹等渡河侵掠俘獲甚眾而牛欄監軍領本族契丹會鄉社丁出沒於廣信界光世出兵迎戰其將冀景趙明任明等首摧賊改作敵鋒萬計貫表其功擢光世威武軍承宣使寵錫甚渥俄詔華州觀察使楊可世復赴朔方宣司撫聽候差使貫令守安肅軍時漢燕良民轉爲憂苦嘗思南歸未有以發因光世兵至往往來降

宇文虛中劄子論收燕山利害

契勘契丹二百年強國方其盛時自處尊行僭中國之名號（刪僭中至此六字）指歲賜爲獻納招攜附屬力制方夏今來遵奉睿算按兵臨邊曾未半年戎虜（刪此字）震威懷德亟遣使人祈哀請命其言遜順至有（刪此字）雖循舊制惟命是從之語蓋自三代以來摧強敵爲附藩未有速於今日者今欲盡復燕（刪此字）或使納土臨以大兵假以歲月固亦可致但天生夷狄不可盡滅（刪天生至此八字）知彼知已當圖萬全今具合計議事如後伏乞朝廷集議詳酌施行一兵有勝負乃古今之常理若十萬全軍出塞攻取涿易未拔或雖得涿易而守備未完人心未固聚兵至燕燕未肯下相守半月以上攻之不拔後無援軍糧道不繼利害如何一今來夏人竭國點集次第甚大若以此兵逆舊虜酋（改作主自天祚）西而來我軍攻燕未下相遇於燕城之外其利害如何一女眞兵馬見在中京我軍十萬未必能圍合燕城女眞守約不遣助兵入關其利害如何一若我兵未能下燕女眞入關一舉而拔掠爲空城以城歸我不惟繕守費力又恐爲夷（改作敵）所輕其利害如何一契丹昨來遣使女眞願爲附庸女眞不納求附朝廷觀其意蓋是畏女眞愛中國避強悍歸仁義今西夏

以重兵壓雲中狡詐窺伺託爲存亡繼絕之言其意
甚遠若契丹北爲女眞所拒南爲中國所棄收拾餘
燼翻然決計乘夏人聚兵之地割地以爲約積糧以
養兵不惟王師入燕爲所牽制亦恐他日西北邊事
未有甯息之日一若大金取燕不得之後卻與開納
許之以稱藩比之今日未舉大兵其恩威兩全利害
如何一若果得燕地一府九州五關三十餘縣又逐
旋築寨建堡營置守備人兵糧草調發措置何所從
出一女眞兵馬或爲夏國勁兵所挫或以久客遠征
一旦歸國我未得燕或得燕而守備未固與女眞大

兵聲勢相遠其利害如何一若得燕之後胡虜雜類
改作 外別部依附旁近險阻或通款舊酋改作天祚或別立酋
長改作新君西兵不可久戍北兵不可倚仗永遠警備利
害如何一若西夏大兵助送舊酋改作天祚不能入燕不
得志而歸蓄怒乘虛卻於陝西河東出沒牽制作過
其利害如何竊謂今日爲國家大計須期永久安逸
不費兵馬錢穀公私事力坦然無北顧之憂費省力
暇過於昨來與契丹通好時方爲穩便若兵連不解
征伐防托或滅虜之後刪此四字調發勞費大過於未用
兵以前其利害不可不計

九月三日己未烏歇改作烏頁等至國門詔以趙良嗣充館伴使起居郎檀俾充館伴副使中使李琮童師禮就班荆館押賜御筵

燕雲奉使錄曰烏歇改作烏頁高慶裔行次多是理會舊例計較禮數如乞就都亭驛安下上殿賜宴差館伴使副之類童師禮傳聖旨令臣良嗣諭與使副貴國兵屯白水泊雖已多時亦有未是處契丹舊酋改作主元未曾捉得亦未殺了又聞契丹舊酋改作主走入夏國借得人馬過黃河奪了西京以西州軍占了地土不少不知來時知否使副答云來時聽得契丹舊酋改作主在沙漠已曾遣人馬追趕次第終須捉得兼沙漠之間係是韃靼荒古子删此三字地分此兩國君長並已降拜了本國待走那里去國書中已載矣

十一日丁卯引烏歇改作烏頁高慶裔見於崇政殿

烏歇改作烏頁高慶裔上殿跪奏曰臣等來時大金皇帝傳語大宋皇帝爲契丹昏改作舊主無道因舉輕兵再伐遼國大獲勝捷所有舊漢地事專遣使人等稟議上遣師禮傳旨諭以謝大金皇帝遠遣使人到闕所有回答國書待親筆寫去以見相待厚意契丹昏改作舊主尚在沙漠早捉擊了甚好有計議等事可詣宰

相王黼賜第商量上待烏歇（改作烏頁）等甚厚屢差貴臣主宴賜金帛不貲至輟御茗調膏賜之引登明堂入龍德宮蕃衍宅別籞離宮無所不至禮過契丹數倍而慶裔渤海人尤桀黠（刪此三字）頗知書雖外爲恭順稱恩頌德不絕詞而稍稍較求故例無虛日如乞館都亭驛乞上殿奏事朝廷以兩國往來之儀未定請姑俟他日況契丹修好之初未嘗如此慶裔遂出契丹例卷面證朝廷之非請載之國書爲據朝廷不得已皆從之乃賜金帛（線）袍段與夏國錦褐皆辭而不受

十三日引詣王黼第計事烏歇（改作烏頁）等庭趨訖升堂講賓主之禮而受回書

汪藻謀夏錄曰烏歇（改作烏頁）辭聖旨諭使人燕中無主止是四軍領兵爲邊患及挾女主猖獗豈金國可容早擒之爲佳烏歇（改作烏頁）慶裔曰四軍夔離不（改作古爾班）爾汝何人敢爾哉回本國當奏陳時朝廷屢以勝契丹欺虜（改作金）人而有一四軍不能制反仗虜（改作金）人擒之自相矛盾矣

九月十五日辛未遼人知易州高鳳遣僧明贊詣宣撫司約（紬之）來降

封氏編年曰知易州高鳳與通守王悰共議云天祚

播遷燕王厥世女主初立謀遷漢人或聞欲行誅戮
漢人被害吾輩安得奠枕今者南國宣撫被旨弔伐
漢人往往南歸今蕭幹林牙見在燕京可密遣人歸
款南朝使南兵來此內外相應盡殺契丹我輩可免
日後之苦悰遂謹諾得僧明贊令來宣司贊具說漢
人朝暮延頸顒望日俟天兵欲歸王化積有歲時今
者伏聞朝廷詔詞寬厚檄榜丁甯又聞宣撫司日收
歸明不下千百今日知易州高太師通守王少卿專
遣明贊來見宣撫欲乞擇起兵月日來抵易州當以
內應誅戮契丹伏候鈞旨貫既察來情又使劉延慶

審問眞實密令明贊先歸期以二十日約天兵前到
城下貫許以事濟日賞之以官先次厚勞令歸
十七日癸酉宣撫司檄劉光世令應易州
十八日甲戌烏歇改作烏頁等入辭於崇政殿差趙良嗣充
奉使大金國國信使兼送伴武顯大夫文州團練使馬
政充同送伴閤門宣贊舍人馬擴充國信副使
烏歇改作烏頁等辭上令童師禮傳旨契丹昏舊改作主尚
在沙漠早捉拏了當爲彼此之利今來國書事目並
係親筆寫去以見相待厚意
朝廷國書

書云使航洊至聘禮增華載惟修睦之勤益稔締交之厚且承親臨軍旅遠撫封陲用申弔伐之仁以訖威懷之略逖聞風義深慰忱誠自審舉軍至西京即遣童貫等領重兵相應河北河東兩路屢敗契丹俘馘甚衆軍聲蚤震諒已具知所有漢地及夾攻等事并如昔遣趙良嗣所議與累次國書并馬政所齎事錄大信既定義無更改其餘具如別錄大軍屯駐並邊已久冀敦御名守信約來應師期共成取亂之圖永治善鄰之契候當秋凜順保天和今差大中大夫徽猷閣待制趙良嗣等充國信副使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事目

一昨遣趙良嗣計議及累次國書所載並令馬政齎執事錄所議漢地等事係五代唐以後所陷營平幽涿薊檀順蔚朔應雲新嬀儒武寰等州舊漢地漢民內幽州係今契丹所稱燕京其餘州縣有契丹廢併及改正名號去處候收復訖彼此畫定封疆一自聞舉兵到西京即遣太師童貫等領兵相應大軍自今年四月以後屯駐河北路極邊累與接戰大獲勝捷依元約合夾攻以未見金國進兵夾攻未曾深入緣

契丹日近犯邊若因追襲乘勝盡收燕地不須夾攻
外若未收復卽合依元約夾攻所謂夾攻者係本朝
自涿易等處進兵至燕京金國自古北口等處進兵
至燕京西京管下漢地候收復燕京畢日彼此夾攻
其漢地外地土合屬金國占據一契丹舊主見在天
德軍逃北夾山一帶藏泊見帶領所借夏國兵馬及
勾取朔州等處正軍鄉軍護衛欲禦敵金國燕京見
般送銀絹赴舊主處賞設夏國來人兵其舊主若不
勦除於金國終爲後患一夏國素務矯詐昨聞嘗遣
使詣金國賀功其實力助契丹至公行文字詆毀金
國甚切及勾集衆兵借與契丹聞累與金國接戰已
占據契丹金肅州河清軍天德軍雲內州若不討伐
常作隄虞必爲金國深患其詆毀文字可付與使人
近據河東路繳到金國軍前都元帥府牒內一節稱
燕京路候秋涼以兵收去三國其閒將欲如何又牒
稱二國往來事慮有下手先後據此雖意是夾攻緣
文字語言未是彼此合守夾攻元約施行
二十日丙子劉光世進軍應易州之約至白溝爲牛欄
軍所敗不得前
封氏編年曰是日劉光世遣冀景趙明翟進爲先鋒

光世楊惟中爲中部張思政爲殿軍次白溝牛欄賊
改作軍
千餘從古城出與先鋒人接戰初我軍以爲易
選
州來納款不爲之備偶爾遽戰爲賊改作敵所乘中部
排
與殿後皆不得前前軍轉戰至古峰臺西復挫衄易
州城內望風以爲王師至矣太師高鳳先令漢人趙
秉淵密爲之備至是盡殺耶律夷字删此契丹或告南
軍不勝鳳與秉淵等相顧失色僧明贊曰事已若此
且可閉門固守以待王師日晚牛欄賊改作軍至易州
知高鳳內變以爲王師詐敗必有措畫急反北奔鳳
別
再遣人來宣撫司言契丹耶律本州已行剿絕牛欄

兵騎亦已北奔乞遣人兵前來
二十三日己卯遼將都管押常勝軍涿州留守郭藥師
上表以涿州來降
是日遼人都管押常勝軍涿州留守郭藥師囚涿州
刺史蕭慶餘遣團練使趙鶴壽帥精兵八千鐵騎五
百一州四縣來降
封氏編年曰藥師表云臣聞天有道則成民非后何
戴是謂天人之極致豈非古今之常情百姓係心素
積北夷之怨一時翹喜咸歸中國之明删百姓至此二十字臣
躬領州縣僚屬豪右子弟官員僧道軍吏百姓等奮

臂約一萬人斬首至三千級允屬僕蘇之望舉懷賴慶之思

燕雲奉使錄曰表云藥師言伏聞番漢之人實爲異類羊狼之伴不可同居自生夷貉之鄉未被衣冠之化常思戴日何啻望霓（刪藥師至此四十一字）一昨天祚皇帝怠棄鑾輿越在草莽萬姓無依棲之地五都有板蕩之危雖宣室嗣圖旋至奄忽女后攝政尤難撫綏誠天命之有歸非人力之能致臣藥師等雖屬多難莫生異心蓋所居父母之邦不可廢臣子之節今契丹自爲戎首竊稔奸謀燔燒我里廬虔劉我士女報之以怨撫乃以讎臣藥師等以是競思戴舜以同心不可助桀而爲虐今將所管押馬步軍用申懇悃伏願皇帝陛下副茲多望憫此哀鳴特開天地之恩許入風雲之會實所願也非敢望焉臣藥師等無任瞻天慕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藥師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宣和四年九月十日遼國常勝軍都管押諸衙上將軍臣郭藥師等表奏先是遼人天慶十年金人苦於用兵經歲不出諸路軍馬依舊屯備有東南路怨軍將領董小醜因差討平利州賊坐逗留不進賊平被誅本部隊長羅青漢董仲孫等

倡率怨軍作亂余覩改伊都作統兵討之賊勢稍窘郭藥師等內變殺羅青漢等數人遂就招安蕭幹奏留二千人爲四營擢用郭藥師張令徽劉舜臣甄五臣各充統領燕王卽位改怨軍爲常勝軍藥師年少壯貌頗偉而沈毅果敢以威武御眾人多附之初以武勇四軍薦授殿直從征女眞積前後功擢守涿州僞后專政契丹欲再謀殺漢人恐應南軍忽得報言易州降大宋藥師有意歸明時四軍蕭幹聞我軍再壓境自燕來涿州而藥師以爲圖己乃與張令徽劉舜臣甄五臣龔詵趙瑄韓璧謀叛既決乃召蕭幹開晏款密且以歷數符讖說其歸漢四軍怒曰吾薦汝於朝授此官職豈可背朝廷藥師以爲幹必從請又嘗受薦恩初不敢害幹幹當此之際所領兵不多又料藥師既叛意其不從慮禍及身遽起啟鑰而去藥師急召所部說曰天祚失國女政不綱內盜外寇天下瓜分宋天子以好生之德弔民伐罪命虎臣擁重兵下易州壓吾境此勇男子取金印大如斗之時也乃以高官厚祿邀吾輩儻強項不進破國亡家噬臍何及眾當如何萬口喧呼無不響應遂囚監軍蕭餘慶等乃遣團練使趙鶴壽帥精兵八千鐵騎五百一州

四縣士民奉表來降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六月十一夜校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九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九校勘記

獨王黼力阻之（阻誤作主）復赴

宣撫司（脫撫字）趙良嗣等云

下有道則臣民非后何戴（脫下字臣誤作成）

政宣上帙十

乘起宣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癸未盡十月二十日乙巳

二十七日癸未遂入蕭后遣使納款奉表稱臣

封氏編年曰蕭后聞長勝軍降甚懼召蕃漢百官議

曰大金人馬已入奉聖州今又易州高鳳涿州郭藥

師歸朱國步艱難宗社將傾今欲與卿等議其去就

兩國孰可倚者苟可託國吾將從之納款臣屬亦無

恨也若使天錫有嗣斷不干預只今事議去就或謂

金人方强宜附大宋百年信誓可依后曰二說皆可取遂遣永昌宮使蕭容乾文閣待制韓昉使本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言尚書都官員外郎張僅使金國皆奉表稱臣

蕭后表曰遼國太后臣妾蕭氏言蓋聞溟海納汙黎衆流而畢會太陽舒照豈燭火以猶飛方天下之大同故聖人之有作拊心悼往飲泣陳辭伏念妾先世乘唐晉之季年割燕雲之外地暨逢聖運已受齊盟義篤一家誓傳百禩孰謂天心改卜國步多艱先王遇板蕩之餘勵興復之志始歷推戴奄致淪沒爰屬悼嫠俾纘禋祀常欲引干戈而自衛與社稷以偕亡伏念生靈重罹塗炭與其蹈執迷之咎曷若爲奉上之勤伏遇皇帝陛下四海宅心兆人爲命敷文德以柔遠奮武怒以訓時必將拯救黎元混一區宇仰承嚴命敢敢稽歸款之誠庶保餘年猶荷永綏之惠今差永昌宮使蕭容乾文閣直學士韓昉等詣闕奉表陳奏以聞臣妾蕭氏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德興元年九月初十日遼國太后臣妾蕭氏上表

二十九日乙酉取易州

先是二十二日劉光世得宣司檄令應易州卽遣別

將馮宣慶以精騎五百夜趨易州僧明贊逭迓王師具言已占據易州訖高鳳與宣慶等共守回申都統司二十六日童貫移檄楊可世與劉光世合軍兵共撫易州下涞水扶溝赴涿州與大軍會稟延慶節制且戒體國輯睦無得以私害公延慶可世素有隙忌媚畧同可世部安肅兵駐軍孤山與光世合發檄書復又互爭高下氣相尚不服叱咄軍中譸張有異論黎謀宇文虛中與監軍鄧珪平之命分營凡三日至易州至二十九日副都統何灌日中持使節至易州城外太師高鳳少卿王悰領軍民僧道萬人莫不感悅鑼鼓香花迎勞王師是日入城撫定官民閱諸府庫

封氏編年曰西路統制劉光世與契丹迎戰於易州之南古燕城光世稍卻易州人趙秉淵殺城中契丹瘦軍州人大悅於是遣人迎王師納款衛尉少卿王悰以城降

涿易兩州皆下百官詣紫宸殿稱賀拜郭藥師等官有差

郭藥師恩州觀察使依舊知涿州軍州事張令徽左武大夫洮州防禦使劉舜臣武功大夫秦州防禦使

甄五臣武翼大夫懷州刺史趙鶴壽右武大夫（御名恆）州刺史龔詵趙拱韓璧並朝請朝散大夫直秘閣餘將校各有差令趙鶴壽齎告赦並犒物回令於十月一日與藥師等來易州與大兵會燕京所管三十餘處連鄉兵五十餘萬悉應王師以常勝軍八千易州義兵五千並隸劉延慶前軍爲鄉導仍自涿州屯泊於雄州

郭藥師者渤海之鐵州人也善戰虜（改遼）作以爲裨將領常勝軍常勝軍本謂之怨軍遼人始以征伐女眞爲女眞所敗多殺其父兄乃立是軍使之報怨女眞故謂之怨軍然怨軍初未嘗報怨每女眞兵入則怨軍從以爲亂女眞退則因而復服常以爲苦天祚與羣下謀殺怨軍除其患故其中郭藥師等反殺其首領而降都統蕭幹遂拜金吾大將軍俾守涿州屢以勝我及九大王死蕭后攝位（改政）藥師知燕中勢將亡遂決策首以涿州來降則常勝軍實反覆之徒然虜（改作）燕中號健鬬者也其副曰張令徽（飛）其下又有四將號虎（飛）官每虎五百人則常勝軍本二千人本朝收復之後因增至二萬其後又增號五萬實燕人之先以城降者故朝廷寵異之

十月一日丙戌郭藥師來易州

是日郭藥師等以數騎來易州參副都統何灌犒勞訖俾赴宣撫司參

趙良嗣與烏歇改作烏頁等赴金人軍前

燕雲奉使錄曰奉御筆處分由濟南德博渡黃河過邢洺取井陘路至代州朝谷寨先是大金國主阿骨打改作阿固達已親領兵甲數萬初欲趨中京道中聞契丹主聚兵於五國崖亟領兵襲之八月十二日戰於狗泊之地生擒契丹都統僞刪此字駙馬蕭規天祚引數騎脫身遁去及夏國引兵數萬襲天德軍女眞都元帥遣其偏將甯术割改作尼楚赫婁宿孛堇改作羅索貝勒統兵七千與夏人逆戰於阿磨水下夏人敗走是時秋霖積潦山水適至河暴漲人馬溺死者不知其數金人已再殺敗契丹又戰敗夏國兵驕氣改作氣甚銳所至殺掠無辜其下大厭之刪此所至十一字因秋成遂來傍邊阿骨打改作阿固達屯奉聖州之東粘罕改作尼堪兀室改作烏舍屯應州之南甯术割改作尼楚赫婁宿改作羅索屯洪州之西牧馬休兵請議事於朝廷

茆齋自敘曰是年八月宣司回軍至河間府上委劉延慶都統陝西大集兵力謀復燕僕時隨宣司在河

問竊聞延慶與幕府議持重不可進兵使女眞軍馬先入居庸關收下燕京然後多以歲幣贖之此爲萬全僕以爲若使女眞入關後必輕侮（刪此字）中國爲患甚大用兵務在神速遂條論利害上宣司言不使女眞入關其利有五使之入關其害有六九月尙書省經撫房劄子（王黼當筆將樞密院應於邊路務軍事隸所置經撫房施行樞密院不得預）差馬擴（御名）充奉使大金國使副前去濟南府已來等候國信使趙良嗣同取登州海路前去奉使仍充送伴大金國通議使副（金人緣曷魯大廸烏之回疑我有取大遼中京據山後地土聞南朝委童貫舉三路大兵趨燕地遂遣徒姑旦烏歇高慶裔等來使以修好爲名且以窺覘我也。注曷魯改作赫嚕徒姑旦改作圖克坦烏歇改作烏頁）至青州奉御筆據代州奏探報阿骨打（改作阿固達）已到奉聖州（在雲中府之東乃唐新州契丹改作奉聖州）御趙良嗣馬擴送伴使人取代州路過界前去奉使（阿骨打蓋聞我軍入燕境已數交鋒慮我自取燕而已不得歲入故親來以決機會。注阿骨打改作阿固達）僕因詢良嗣今次朝廷所遣奉使欲議何事良嗣出國書副本及御筆事目云若本朝軍馬乘勝已入燕京更不請大金人馬過關如或未曾卽請大金軍馬進於燕城之北本朝軍馬進於燕城之南依元約夾攻之僕抵掌大驚謂良嗣曰金人方自以不報師期恐王師定燕之後守把關口彼

不得歲入金幣故遣使通議一則接續和議以遨歲幣二則使來窺我動作趨向幸而彼未知吾种師道楊可世白溝小衂童貫撫氣沮而退在我則當領彼來和之意固執前約姑與之言曰南朝自閩貴朝舉兵便發大兵相應夾攻蓋昨來送曷魯改作赫嚕等還乃所以待回船來報師期不敢疑貴朝爽約但只猜度恐舟船海中阻風或別失誤故不待報來遂急舉兵於元約夾攻之說彼此別無違處既以此意答之仍亦以此作國書須一面催督宣司進兵剋期下燕以振中國之威平燕而和女眞用絕日後輕侮之患可也何得自示懦弱盡露腹心傾身倚以爲助全藉彼兵直許之入關如此則大事去矣日後窺伺侵凌之患其禍豈易量耶良嗣愕然曰今宣司已退遁兵力不支自非藉彼兵力助取之後以金帛誘之何以得燕某曰龍圖既知我軍力不能取何不明白奏上畫(畫)與女眞使自取之急修我邊備守白溝舊界保吾故疆豈可含糊苟且(圖)前小利不防久遠之患愛指失掌此某不敢預也是時某父亦同行遂以與良嗣辯論事白父謂某曰與夷狄(二字改敵)共事當先立威以振服之於後可保無患今宣司已退沮又豈可以我之腹

心盡露與外夷兼女眞豈可以親結之乎刪外夷至此十二字

添一彼字既如此論議後必誤國汝宜速奏論之若不從

即乞罷無阿隨誤大計僕於是密畫利害論女眞不

可使入關要當進兵先取燕京則金人自服邊境可

定乞罷使臣事自將步騎萬人趨不虞之地入燕平

定五關以杜女眞窺覘之患

五日庚寅郭藥師等至宣撫司

郭藥師是日至宣司公參待罪云藥師僻遠燕人猥

守一郡久服伏堯化歸向莫緣近聆王師已屆疆埸謹

率同屬請命於宣司童貫令僚佐撫勞有差

御筆改燕京爲燕山府

燕京古之幽州武王克商封召公奭於燕以燕然山

得名漢置涿郡唐武德元年改燕州天寶元年改幽

州舊號廣陽郡有永清節度使燕京改爲燕山府

八日癸巳都統劉延慶與郭藥師等出雄州入新城趨

涿易路

九日甲午遼人蕭容韓昉至雄州

蕭容韓昉至雄州童貫蔡攸以軍禮見之貫攸以其

所上表不納土止納款稱臣麾而去之斥容昉曰非

納土不受昉笑曰納款即納土也虜種類雜四字改作族類

多未易圖朝廷當思兩全無貽後日之悔又曰好鄰
舍朝廷蹙踏了不知彼惡鄰舍也必悔之貫以蕭后
表卽日飛奏留蕭容韓昉於雄州令管待別聽朝廷
指揮
御筆涿易八州並賜名
山前九屬縣下項燕山府一十三縣析津宛平都市
昌平良鄉武清安次永清玉河香河潞陰涿州四縣
范陽歸義固安新城檀州二縣密雲行唐平州三縣
盧龍古城馬城易州三縣易縣淶水容城營州一縣
柳城順州一縣懷柔薊州三縣漁陽三河玉田景州

城縣賜名威塞盧龍縣賜名盧城石城縣賜名臨州
除燕山府已賜名外涿州賜名涿水郡威行軍節度
使檀州賜名橫山郡鎮海軍節度使平州賜名海陽
郡撫甯軍節度使易州賜名遂武郡防禦營州賜名
平盧郡防禦順州賜名順興郡團練薊州賜名廣川
郡團練景州賜名灤州郡軍事
十三日戊戌蕭后表至上御紫宸殿受賀太宰王黼等
率百官上奉表稱賀
表曰制軍命將用申中夏之威取亂侮亡遂復全燕
之地盛超振古喜溢綿區臣聞舜肇十二州始別冀

都之壤周建八百國首疏召奭之封當天津析木之
交實上谷廣陽之勝形勢有金湯之險膏腴號陸海
之饒石晉不綱羯胡匪茹盜藩垣以爲蛇豕之窟汙
衣冠而陷犬羊之羣（刪羯胡至此二十二字改作契丹始大割土地而失金河之險）藉聲援而定父子之稱民胥怨咨天乃震怒藝祖立極思與物
而更新文考御邦益留神而經始於昭熙旦丕顯燕
謀帝命式于九圍無遠弗屆王者大乎一統有開必
先天方授我以故疆虜（改作敵）自竄身於窮漠允資聖
算爰舉師干俾收塗炭之餘肆協雲霓之望虎臣矯
矯王旅嘽嘽長驅出塞者百萬有奇分道並進者束

西相屬敵軍效順拔戎壘以來歸僞后祈哀即轅門
而納欵豈特昆夷維其喙矣是謂燕民悅則取之雨
露涵濡盡率土普天之廣山川表裏無此疆爾界之
殊恭惟皇帝陛下性備堯仁智兼湯勇誕敷文德同
四海之車書肅將天威辟三王之境土凡此濯征之
策仰緊獨斷之神料纖悉於九重契幾微於萬里神
祇效職天地合符亟臻復古之勳仰快在天之憤受
端闈之獻方陳希闊之儀增輿地之圖更闡文明之
化臣等叨聯輔弼初乏贊襄宅朔方曰幽都蒐預觀
於偉蹟至岱宗覲羣后願遂告於成功臣無任云云

詔答之

詔曰朕嗣纂丕圖日新庶政思加大信式協萬邦每敦（御名）鄰國之懽用遵帶礪之約豈意酋虜（改作蕃族）自叛宗盟命帥出師巡邊備寇天戈壓境之未久土宇來附者無餘僞后知幾遣使露封而納款燕民效順束身請命以來歸將盡復燕雲之故疆聊共成祖考之昔志君臣有慶中外交懽成此膚功賴予良弼丕揚偉績實係嘉謀據（遽）覽賀章舉開欣快聖旨送秘書省

賜新復州縣曲赦

詔曰朕膺天駿命作（以呂）民之師夜寐夙興惟祖宗之是紹賴帝敷佑中外敉甯遠暨海隅罔不率俾乃眷燕雲之境實我舊封五季不綱陷於北狄（改作蕃落）屬者虜酋（改作遼主）失道自絕於天怨結兵（四）興勢似（以）瓦解惟予克相上帝寵綏兆民爰命六師大申弔伐繄爾有眾懷德惟素霈然率籲羣心奔走來歸莫之能遏王師無戰而先志是承四海永清惟朕心以懌興念茲土久困暴昏上下相陵人用無告典型（刑）屏棄罪及無辜崇奸賊賢毒痛猶在以寬代虐（貸暴）帝命惟新收（應）復及已歸附州縣見禁罪人除抗拒王命及謀爲不順外餘罪無大小並放見停廢文武官將校公吏人並許所在

自陳當議盡行甄收隨材任使流配人並放還逃亡及爲盜賊者並釋罪令歸業惟爾有官體茲德意奉承罔怠以稱朕惻隱之誠庶一方亟蒙休澤故茲親札詔示咸使聞知

又手詔蠲除科率

詔曰應日前無名科率抑配及積姦弊政一切煩苛之令敕諸州一一具聞當悉行蠲罷不必待報者宣撫司除之積久稅賦若公私子錢皆免入戶委州縣長吏招誘以歸加意存撫貧乏餓民並以官粟賑給無令失所掠獲人口者各尋付其家違者重寘典刑

又手詔甄擢賢才

詔見在官者俊若有公卿士大夫已議褒擢外有懷才抱藝湮沉下僚或素爲鄉里所推未被試用者敕宣撫及州縣長吏詢採以聞當不次擢用其以忠直得罪虜酋改作遼或爲權倖排斥或以詿誤抵罪者並以名聞咸當甄擢永用爲勸

十九日甲辰都統制劉延慶何灌郭藥師等統大軍出雄州入新城縣劉光世楊可世出安肅軍入易州會於涿州

先是劉延慶等至涿州撫定軍民次涞水縣縣令負

弩前驅作樂致禮令可世守涿州延慶以可世所部
兵少更付中軍及熙河環慶兵二萬營左軍俾楊惟
忠副可世延慶統諸道兵與常勝軍暨趙詡兵無慮
五十萬鼓聲振震天地自古出師之盛未有甚於此自
卯至酉至艮鄉縣瀘溝河前部報曰臨河與四軍蕭
幹大石改作林牙賊鋒相接矣時賊改作敵兵不滿二發拗帳
萬憑河排布未究虛實延慶令五軍下營開濠挖塹
以備賊刪此字出兵抗敵曛晚各憩勝負相償
二十日乙巳劉光世等復與蕭幹對壘
是日日將晏賊改作敵鼓譟攻我戰於料石岡三撾方鼓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還。舊校云歸本作三撾方還

十一日戊子初矣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十終

張言（一作張炎）奄致淪殂（殂誤作沮）髮屬惸煢（煢誤作煢）與夏人逆戰於阿磨下水（阿磨一作昂阿脫下字）宣撫司回軍至河間府（脫撫字）都統陝西大集兵（集字衍）小注而已不得歲入（歲幣誤作）苟圖目前小利（脫字）脫圖當先立威以振服之（振應作震）易水涞水容城（易水誤作易縣）景州一縣遵化（一誤作城脫遵化二字）都市都市石城賜名臨關馬城賜名安唐賜名威塞（原脫都市二字）石城賜名臨關（臨關誤作臨州脫馬城十八字）獲城都城賜名鎮山漁陽賜名平盧（臨關誤作臨州脫馬城十八字）獲預觀於偉績（績誤作蹟）舉聞忻快（聞誤作開）應目前無名科

率押配押誤作抑　及熙河環慶兵二萬人佐軍人誤作營佐誤作左
盧溝河盧誤作瀘

政宣上帙十一

起宣和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戊申盡十一月二十七日壬午

二十三日戊申宣撫司檄進兵劉延慶議入燕之策郭藥師獻謀揭虛取之是日蕭幹營於十里外以控我軍由是逗留未得進宣司檄曰大軍至良鄉連日不進可出奇以取勝況我軍擬賊改作比敵倍萬以彼較此利害皎然仰疾速趨燕京是日延慶命諸將共議入燕之策郭藥師獻謀

曰四軍者以全師抗我則燕山可以搗虛而入可選輕騎由固安渡瀘水至安次徑赴燕城漢民知王師至必爲內應燕城可得延慶卽遣郭藥師押常勝軍千人爲鄉導命趙鶴壽高世宣楊可世可弼統兵六千可世等夜半渡河啣枚倍道至三家店憩軍二十四日己酉郭藥師等入燕山軍敗而還是日質明郭藥師遣甄五臣領常勝軍五十人雜郊民奪迎春門以入殺守閽者數十人大軍繼至陳於憫忠寺分遣七將官把燕城七門各差將二人騎二百守之內外帖然不知兵至咸謂有神一般時有燕

三家村今尚存此名

人馬賢良者獻詩云破虜將軍曉入燕滿城和氣接堯天油然鬱靄三千里洗盡腥羶二百年刪一般至此四十一字可世傳令云漢人皆登雉堞指摘契丹奚等家誅戮萬計通衢流血申宣撫司告捷我軍用事者不過四千蕭后登宣和門親施箭鏃以拒王師郭藥師遣人諭蕭后大兵入城釋甲拜降可也蕭后聞諸軍與燕人內應所在巷戰齊殺契丹劫掠財物頗狐疑未決契丹諸軍皆效死戰而我軍無紀律已而飲酒攘奪財物紛然恣淫后旣知密遣人召蕭幹等回幹亦知我師入燕晝夜來援或告藥師曰城外塵起必有

援兵至諸將皆謂延慶遣兵來助一望則燕王塚上立四軍旗幟矣方錯愕瞪視而四軍人馬自南暗門入內諸門皆啟鐵騎突出戰於三市人皆殊死戮力迎敵而藥師失馬可世拒追者藥師獲免我軍少卻遂至雙門樓下令騎皆下馬且戰且行至憫忠寺前可世謂藥師曰今日如何不若且至東門以待援兵而燕城漢人皆曰汝等令我指摘契丹相助殺戮將軍若出我輩如何今已斷了諸門弔橋幸無遽出以決死耳再戰又敗我軍三晝夜不寢食又自早殲契丹競功人饑馬疲而四軍林牙兵勢狼戾可世

等戰不勝藥師復回戰又不利皆棄馬登城賊可世謂世宣曰吾將家豈益熾將窮搏藥師先下城可世能效兒女態惜微軀也指呼戰士拒戰身中毒矢不顧或報藥師出矣弟可弼因其閒進曰趙鶴壽後軍不來都統亦不遣援兵今日之事黑白自明儻含糊就死百世之下無不笑爲罪人矣願偕去是非昭著請誅於朝不其偉歟可世然之遂縋而出高世宣王奇李嶠石洵美王端臣等皆碎賊改作敵手可世等既出賴契丹收棄甲捕殺殘軍不復追襲遂得脫去尸之塡濠者可藉而過初選精兵六千至是免者數百

騎而已契丹獲馬五千甲四千先藥師與可世謀留鶴壽兵爲援其實藥師忌功而鶴壽亦憾之不至先是鶴壽見宣撫藥師疑其有所授而不以實告故也藥師可世等夜入安次縣招集將士得潰兵四百餘人入涿州

北征紀實曰藥師獻謀於二帥曰四軍者以全師抗延慶則燕山可以勁騎搗虛而入也於是二帥命藥師擇常勝軍千人爲鄉導又命延慶選將迺以楊可世高一箭各千人一夕渡瀘溝河直往燕山之東每旦有草車無數入門可伺其開門因車入而襲之果

然既入則每門命驍勇使臣二人分兵守把藥師乃下令曰燕人令盡降契丹諸虜（改作人）令盡殺然不意燕山城中契丹奚兵尚衆而我師已虜掠故蕭后者在內但閉其內門是以虜漢因（改作契丹與漢人）巷戰殺傷相當自旦至晚不解而蕭后乃呼四軍自其內後闇門而入忽大啟內門生兵出擊我師爲退敗藥師知其不敵因縋城先遁楊可世亦得脫高世宣號高一箭者及諸名將銳卒無一得生還

二十五日庚戌蕭幹出兵與劉延慶對壘於瀘溝河南是日蕭幹陳於河南出示藥師隨行主管文字官趙

端甫並藥師可世全裝甲馬令延慶見之言已將諸將殺戮人騎皆降仍渡河挑戰延慶軍洶洶以爲藥師全軍沒諸將殺可世降契丹延慶遣人往涿州取藥師手書以安衆心

二十六日辛亥趙良嗣等同使人烏歇（改作烏頁）高慶裔到大金軍前

燕雲奉使錄曰二十一日過界金國遣甲馬及接伴使副迎勞是日宿於應州侍中莊二十二日見元帥粘罕（改作尼堪）且言今來所計議事節與自家上京時說底話煞別也對以大信既定本無異同之意粘罕（改作尼堪）云候到日皇帝不錯食罷遣其副帥兀室（改作烏舍）接伴往奉聖州二十五日遂至於軍前二十六日見其國王阿骨打（改作阿固達）捧書傳達如儀

二十七日壬子郭藥師畱甄五臣張思政守涿州領兵趨雄州宣撫司恐涿州危差張令徽領二千騎戍之

二十八日癸丑劉延慶申宣撫司乞回軍

紀實（北征）曰劉延慶申二帥乞那回軍馬二帥以小竹紙親札報之曰仰相度事勢若可以那回量可那回不管（可）有誤軍事延慶得之一夕中軍先自焚輜重不告諸將而退衆軍罔測遂大潰

編年曰劉延慶以可世行三日方進兵又兩日至盧溝河距燕城二十里下營是時偏師雖入燕城大軍屯盧溝未動蕭幹兵才數千幹得漢軍兩人蔽其目留帳中兩人不知也夜半僞相語言聞漢兵十萬壓吾境吾師且三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舉火爲應殲之無遺縱一人歸報其人又曰昨日在賊營見戰具甚廣揀人選將乘夜來搗營寨延慶聞燕城復失又瑠璃河護糧將卩及帥王淵亦俱陷於賊改作敵氣已喪矣旋得此說心動求自全之計盡召諸將密諭以糧餉不繼去漢界遠中道多事不

卽引還久恐生變諸將皆唯唯獨劉奇力爭不可延慶怒叱去之

二十九日甲寅劉延慶燒營及輜重奔還王師大潰是日晚盧溝河北四野火發延慶與光國光世以爲敵至燒營而奔五軍雜遝擾攘散走自相踐踏奔墮崖澗者莫知其數捐棄一切軍須之計相繼百餘里將曉賊改作敵覺徑尾吾後轉戰至白溝河與常勝軍高望接戰又大敗自熙豐以來所畜軍實盡失矣燕人作歌及賦以誚延慶傳笑虜改作燕中蕭幹陷清城殺失守將路宗迪

十一月一日丙辰朔阿骨打（改作阿固達）見趙良嗣許燕京薊景檀順涿易六州二十四縣每歲要依契丹銀絹遣李靖持書來

燕雲奉使錄曰是日阿骨打（改作阿固達）令趙良嗣與蒲結奴（改作普結努）議事蒲結奴（改作普結努）云去年本國專遣使臣理會恁大軍（國）情公事屯著人馬傳（專）吉底等候回使相約打滅契丹卻留我使人一住半年滯了軍期更不遣回使只將空書令軍人送過海來已是斷絕之意此段休說更說一段且如夾攻本國兵馬從今年正月已到中京因甚不便來夾攻本國自去年十一月出兵今年正月到中京三月到西京已是半年受了千辛萬苦貴朝纔（才）於五月出兵慢慢地占穩占姦更說甚夾攻此一段亦休說皇帝有指揮去年不遣使乃是失信今年雖出兵亦不如約便畫斷休說而今特將已收下西京一路州縣與南朝請先交割外爲契丹昏主猶領殘兵不先下了燕京不惟爲金國之患亦恐去南朝作過皇帝已定親去收燕京候收燕京了卻來商量或與不與在臨時前遣元帥就近代州議事便是此意已於王瓌處仔細道來更不可改良嗣度其意欲以西京交割爲名更改許燕之

議乃云本朝與貴國通好五六年自貴國兵馬未到
上京時已有要約今來卻恁地翻變說話是甚義理
據良嗣等所奉御筆處分先夾攻燕京了日然後夾
攻西京須是先得燕京然後交割西京固自有次第
蒲結改作普努云今先與西京其意已厚汝家旦夕守
燕不能取候我得之取決臨時何有不可良嗣云大
國所行必指天爲言前年皇帝與良嗣握手曰我已
許南朝燕京便我得之亦與南朝不然指天爲誓料
皇帝守信肯違天耶蒲結改作普努復傳阿骨打改作阿固達之意曰初以南朝失信斷絕無疑緣南朝皇帝委曲御筆親書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漢地漢民其係官錢物等及奚契丹渤海西京平灤州並不在許與之數南朝自得燕京亦借路平灤州歸如南朝未得我兵取之悉如前約更不論夾攻六州謂薊景檀順涿易也良嗣答以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止言燕京六州二十四縣昨日言西京今又不及何也平灤本燕地以限榆關則平灤州已在燕京之內矣兼御筆事目如貴朝兵馬因追襲乘勢更不煩兵馬過關今言本朝定燕京借路平灤本朝果得燕必分兵戍守大國人馬經由豈敢專輒蒲結

奴改作普結努 兀室改作烏舍 勃然怒曰汝家未下燕已拒我
如此是不欲通和耳況汝兵近爲燕人擊敗若旬日
未下豈不仰我力耶又云皇帝更不說元約只特許
燕京六州二十四縣如我取了燕京都不與南朝怎生不
笑云有一事說與使人莫道是與了南朝燕京管下
六州二十四縣每歲要依契丹銀絹之數卻微
依契丹一般與我銀絹良嗣等對以此只是自强底
話如不夾攻契丹二應舊漢地歸本朝何名可得銀
絹郎君等未可一向自强一概輕易漢人且如契丹
昏主七入年前煞有輕易貴國之意如今契丹之强

卻在何處諸郎君不要誤皇帝當以信義爲勝不可
以力爲强郎君等只見契丹之弱乃自以爲强本朝
大國不可容易不要錯了復取出文字三封一封係
知易州何灌牒大金統領內備宣撫司劄子令報知
大金國稱已收下涿易不得侵越生事一封牒靈邱
飛狐兩縣招誘歸款一封係趙詡上太傅相公內言
女眞恣爲殺戮枉害良民諭令歸漢不可受辱於（此刪）
三字改作歸女眞也令良嗣讀訖卻云理會得否且如飛
狐靈邱乃山後地方未商量定便來招誘是何義理
假如要一兩箇小縣何不將文字來評奪良嗣等答

以此必何觀察謂何灌不知界至地里便發文字料必如此卻云此事且休論趙詡元是董龐兒我與你有甚冤讎道本國殺害良民如賊一般相待蒲結奴改作普結努曰此必大國之意也如使副不許借路過關趙詡不使漢人歸女眞其意一同若不是祇重貴朝皇帝御筆親寫來更無好說話也恰來皇帝有朝旨如使人隔關恐已下燕不令過關又趙詡文字詆毀雖已寫國書待改變來卻爲大信已定更不改也且汝只知阻我過關不道汝國人馬又敗便揖良嗣朝辭令其國相蒲結奴改作普結努傳言云到南朝日再三附奏乞善保聖體好理國家所有燕京等事已專遣人齎國書計議且望敕速來回早了大事至庭下有前立兩人指示良嗣曰此燕京國妃遣來請降如不許稱藩止乞燕京隻力拒南朝及言契丹軍雖寡弱若止當南軍有餘只恐大金來卽不支也對良嗣等面諭二人云我已許南朝燕京汝到日說與汝國妃夔離不改作爾班勿與南朝交鬬戮及齊民二人唯唯良嗣等辭訖留馬擴避諱改名遣良嗣及使人同來

茆齋自敘曰十月抵代州過界時黏罕改作尼堪兀室改作烏舍皆在應州南傍山作營某與良嗣既送烏歇改作烏頁

慶裔至彼見黏罕改作尼堪略論大概次日黏罕改作尼堪以鐵騎二百令兀室改作烏舍權充接伴良嗣與某各攜一從人餘悉留黏罕改作尼堪軍遇夜行五程抵奉聖州見阿骨打改作阿固達阿改作普路經蔚州縣邑悉無人煙人皆逃避既見阿骨打改作阿固達受國書御筆次日令皇叔蒲結奴改作普努相温改作詳袞並二太子斡离不改作幹里雅布者就一氈帳中約說話皆令人通譯云前次遣曷魯改作赫嚕大迪烏議割還燕地貴朝不遣聘使乃是斷絕今來難舉海上之約但皇帝知趙皇誠心不忍絕好燕京候平定了日與或不與臨時商量今西京謂雲中府卻已平定奉還貴朝可差軍馬交割當時緣郭藥師已降劉延慶已逼燕故有割雲中之意良嗣錯愕失詞答云元議割還燕地若燕京不得卽西京亦不要斡离不改作里雅布云燕京爲未了且言臨時商量西京是已了割與貴朝卻言不要不成剛強與得次日復召議事相温改作詳袞云皇帝有旨昨日所論西京事更休理會海上之約亦是貴朝自斷絕且看趙皇面特許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如貴朝軍馬先入燕則本朝軍馬借路歸國仍要在燕係官錢物若貴朝不能入燕待本朝打了與去是時虜改作金人聞楊可世高一箭

趙良嗣此復燕京詩
馬漢和詩

郭藥師已入燕故有此語以爲他時紛競之端良嗣云錢物則不較但借路事恐難從相温改作詳袞云待遣人同去南朝商量遂起良嗣歸有喜色作詩云朔風吹雪下雞山燭暗穹廬夜色寒聞道燕然好消息曉來驛騎報平安某顧良嗣小器不知安危繼詩和云未見燕銘勒故山耳聞殊議骨毛寒願君共事烹身語易取皇家萬世安次日欲朝辭相温改作詳袞云已差李靖充大使王永昌充副使撤盧拇改作察勒瑪充計議卻於二國信使中留一員隨軍恐貴朝軍馬入燕地把定關隘本朝借路時要得分辨良嗣汗流不能對

某附耳云龍圖燕人不爲女眞所畏若不能免某請爲留宜安方寸良嗣徐對曰自來無例摘留使人相温改作詳袞云此皇帝意近晚阿骨打改作阿固達召辭云二使人誰留良嗣復答以無例阿骨打改作阿固達云行軍非引例處某應曰若必欲留願令大使歸報某請留遂辭次日良嗣與李靖等行持書詣闕

金人國書

書云適憑使傳特示音題然已露於深悰斯未洽於舊約載惟大信理有所陳爰念前言義當可許昨差趙良嗣計燕京依與契丹銀絹數目歲交尋許燕京

幷所管州縣及所轄漢民如或不爲夾攻不能依得已許後來馬政至更議收復西京回書只請就便計處如果難意冀爲報示又得書示候聞舉兵到西京的期以憑夾攻不言自行計度或難果意只云並如初議及絕使輻以謂非是通好之意遂止夾攻許與之辭以故昨來遣兵及平定契丹畢未嘗報論夾攻自來燕京國王上表稱臣永修貢進薨逝後屬以其妻國妃虔誠表請縱不許爲藩輔亦無他望良嗣等始方來到且馬政元齎事錄所約應期夾攻最爲大事須是大金兵馬到西京大宋兵馬便自來燕京幷應朔等州入去也如此則方是夾攻若將來不到西京便是失約也貴朝若依前書實欲夾攻圖謀須理會當期本朝兵馬到西京已來合依所約道路進兵相應若謂不知又云燕南已屯重兵兼貴朝士馬發於代州比本朝遠至西京地里勞逸灼然可知直至克定未曾依應今承芳翰再締新懽極邊屯相應之軍立議復幽雲之地皆非元約者也其於信義未合許焉蓋念前書至如契丹將來虔誠請和聽命無違必不允應方是示大信故許燕京幷六州屬縣及所管漢兒外其餘應關係官錢穀金帛諸物之類幷女眞渤海契丹

奚及別處移散到彼漢民雜色人戶兼拜平灤營州縣等
縱貴朝克復亦不在許與之限當須本朝占據如或
廣務於侵求請慮難終於信義所有信誓分立界至
并舊來輸納契丹歲幣數目多少交割等事候到燕
京續議畫定式當嚴律善保殊休今差勃堇撒胡紹
改作貝勒察勒瑪李靖勃堇改作貝勒王度剌改作都哷充國信使副
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二十一日丙子金人國信使副李靖王度剌改作都哷撒盧
母改作察勒瑪來議每歲銀絹

二十五日庚辰李靖等入見於崇政殿

燕雲奉使錄曰是日引李靖等上殿上令黃珣傳旨
兩朝計議五六年大事已定些小事各明說了卻甚
好西京及平灤三州地土不多可一就議定四軍蕭
幹兩朝無禮如捉得執縛送來以見通歡之意趙良
嗣回許定燕京更不論夾攻不夾攻如自取得亦與
本朝甚荷厚意可依例赴王黼處計議尋引詣王黼
賜第議事出御前文字讀示所有幽薊平灤自合依
約撒母改作察勒瑪與靖相顧看曰卻是和西京平灤都要
靖等來時只聽得特許燕京六州二十四縣地與南
朝今來卻和西京平灤都要怎生了得黼曰自趙龍

圖涉海北使從貴國未到上京已如此商議本只爲
五代以後所陷漢地更無二三撒母改作察勒瑪曰若是
和燕京西京平灤州都要後方許契丹舊日銀絹之
數如此則空費往來和合不得繼曰某天性爽快士
大夫所共知今來商議國事須要說盡已得聖旨便
將西京畫斷別做一項此亦順貴國之意只以燕京
平灤三州盡許契丹舊日銀絹之數此乃是本朝一
一相就之意如燕京係官錢物漢戶人口西京畫斷
一一相就貴國只有平灤一事自可相從度剌改作都哷
曰此亦傾盡覆知且如此刪此亦至此八字本國八九年來方
盡得契丹舊地好處唯是一箇燕京已許與貴朝平
灤等州本國要做關口李靖曰兩國來往惟務誠實
據靖所見先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爲定歲交契丹
銀絹之舊數其平灤等州別作一頭項再覓去或肯時
亦不可知若一概言之徒苦往來繼曰此已是委曲
相就若更分平灤豈有是理各上馬歸
二十七日壬午遼人四軍蕭幹復攻涿州安次固安兩
縣陷之守將胡德章被俘
金人進兵趨燕
馬擴御名既聞黏罕改作尼堪自廣州趨奉聖州與阿骨打改作

阿固達定議黏罕改作尼堪下軍馬於南暗口阿骨打改作阿固達趨居庸關撻懶改作達蘭趨古北口分三路進軍忽燕京國妃遣使詣阿骨打改作阿固達請和云十月十九日南兵楊可世郭藥師襲入燕城國妃據內城南師驕勝不戢士卒掠取財物國妃密遣人至盧溝河呼四軍大王自內南暗門入與郭藥師抗戰南師氣奪悉皆奔竄諸將僅以身免爲四軍奪馬四千匹次日耀兵於盧溝河劉延慶望之喪膽卒股慄人人自危計無所出乃焚營夜遁爲契丹追殺至雄州阿骨打改作阿固達執各不應允之約不從進兵趨燕初童貫行

上遣內侍李某廟諱微服於貫軍中探其去就燕京既失州縣復陷人民奔竄內侍嘗密奏之上以手札責貫曰今而後不復信汝矣貫既被責大懼遂遣王瓌取易州飛狐路赴大金軍前約以夾攻王瓌至大金軍前見其國主奏言大宋宣撫童樞密令臣見陛下聞嘗有國使交通兩朝已議夾攻今來童宣撫大兵已近去燕京未敢擅入遣瓌等來請大兵於大金國前乞速救台旨著都總兵元帥宣令起兵與本國兵馬夾攻前去月日貴得相應不失元約金國遣兀室改作烏舍館之定議剋十二月一日本國大發兵馬至初五起兵起

日午刻度居庸關至六日午刻悉督卒齊到燕京城下先令瓌歸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癸酉八月二十一日校於素青軒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十一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十一校勘記

由固安渡盧水 盧誤作瀘餘同 百世之下死不笑爲罪人矣 一作兄 笑一作免 因縋城先遁 縋作墜 宣撫司恐涿州危差 此條應另行低一格誤連上文 張令徽領二千騎成之 蒲結奴脫奴字餘同 以應朔舊漢地歸本朝 以誤作一脫朔字 當時緣郭藥師已降劉延慶已逼燕故有割雲中之意 此係小注誤作正文 撒盧母 誤作胡紹